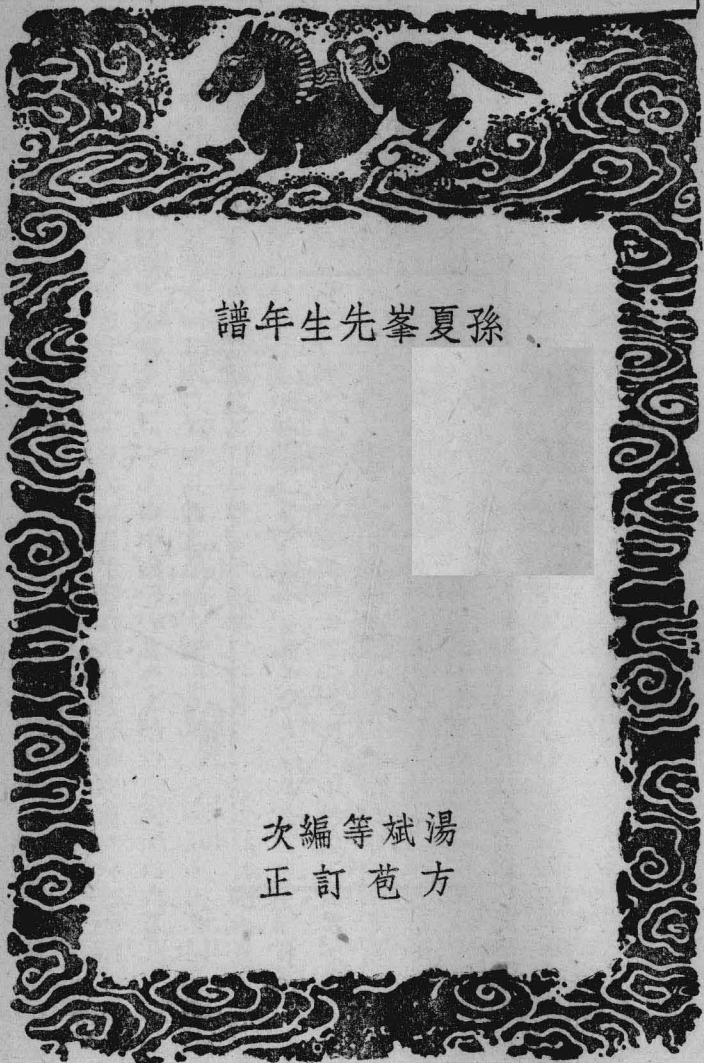


孫夏峯先生年譜





孫夏峯先生年譜

湯斌等編次
方苞訂正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孫夏峯先生年譜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湯斌等編次

方苞訂正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之三十有九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殲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慄慄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其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揚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其後屢聚鄉兵。以保州部。既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中機辟。迹其生平。阡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後學方苞撰。

孫夏峯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灑水趙御衆
上陽湯一斌
范陽耿一龍
極

編次

桐城方苞訂正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兩朝徵聘不就。天下稱曰孫徵君。晚年講學夏峯，學者稱曰夏峯先生。壽九十有二。按先生自敘云：余家先世小興州人。上世無所考。明永樂初，奉詔內徙。有祖諱忠者，遷容城縣東北賈家莊家焉。田廬墳墓俱在此。是為始祖。逾二世諱廣，廣生諱信，信生諱端，俱以農世其業。隱德弗耀。端生諱廷寶，以生齒繁衍，移居北城村。生諱臣，字敬所，由嘉靖辛酉舉人，仕至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清慎，居鄉寬忍，是為余大父。運判公生六子，先大人諱丕振，字肯軒，以生員授儒官。運判公季子也。生平孝友，為里黨所推。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銘其墓。母陳氏，生余兄弟四人，長奇儒，字國重，抗爽有氣節。縣庠生。學使者給冠帶儒官。次奇遇，字啓運，縣庠生。六行克備，遠邇咸服其德。皆余兄也。季弟奇彥，字啓美，天啓辛酉恩貢。仕山東武城縣知縣，廉慎不愧。余祖余少席祖父餘蔭。長依兄弟兼師友之提攜，自愧不克豎立。今八十有七矣。回憶生平，恍如隔世。兒子暨門人輩，每

詢舊事。輒信手筆之於冊。志生我與成我之德於不忘也。

此庚戌冬月。先生八十七歲時自敘也。於逐年之下。僅記所寓之地。間及其事與人。其文甚略。今標以爲綱。採輯事實。附之爲目。至庚戌後五年。於日譜中補入。亦準前例。

萬歷十一年甲申十二月十四日戌時生。

先生生于北城村。南距容城縣治三里。蓋河東公卜築之鄉也。聞諸父老云。先生能言甚遲。甫言即手指門樓字能識之。

十八年庚寅七歲。

入小學。蒙師邑庠生
槐肖林正華。

二十二年甲午十一歲。

始學文。從師邑庠
生張公鑑。

二十五年丁酉十四歲。

入邑庠。提學御史爲周公孔教。

父命同仲兄季弟從長兄學。

一日先生隨父肯軒公謁楊補庭。補庭爲忠愍公子。先生大母族也。見先生奇而愛之。因問曰。設使我在圍城中。外無救兵。內無糧草。應如之何。先生應聲曰。効死勿去。補庭爲肯軒公賀曰。

此子足下

終身矣。

與鹿伯順論交。

鹿公諱善繼。家定興之江村。距先生所居北城三十里。相過論交。肯軒公見而喜之。謂先生曰。鹿子言動不凡。殆古之狂士。後伯順聞之曰。何以得長者之知我乎。

二十六年戊戌。十五歲。

食廩餼於庠。

二十八年庚子。十七歲。

秋八月。舉順天鄉試。

主考爲楊公道賓。福建晉江人。顧公天峻。江南崑山人。房師章公石麟。湖廣黃岡人。章批其闈卷云。疾徐豐約。一準程朱。先生嘗云。余時於程朱尙未有所窺。師何所見而預爲啓佑耶。每晤輒謂學人第一要擇

交。少年更

爲切務。

二十九年辛丑十八歲。

春下第。

房師韋過先生寓館人遺傳奇本於案上。韋大督過。因言古人以少年登科。為大不幸。稍不自立。未有不敗者。先生因此益自奮勉。後每舉以告吾黨。

娶槐氏。

邑庠德行生秋亭諱大成女。

三十年壬寅十九歲。

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季父一切家務。父皆為之經理。

成軒公醇篤性成。其學得之河東公庭訓。先生家學淵源。蓋本諸此。先生非義不取。上官或有以燈火之資餽者。父母分

給之。先生仍

出為公用。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歲。

在北城。

三十二年甲辰二十一歲。

下第歸。肯軒公謂先生曰。國朝重制科。不舉南宮者。謂之半截功名。未免降志。後當路累薦舉先生。每引此言。堅謝不出。

督學御史授父儒官。有司旌門。肯軒公以生員授儒官。邑令蔣如萃請鄉飲賓。其詞曰。品高月旦。德重鄉評。獨力養親。克篤烏私之愛。一經教子。早題雁塔之名。羽可為儀。俗因以變。殆公實錄云。

三十三年乙巳。二十二歲。

六月八日。先府君以偶患心痛卒。越三月。營葬事成。先生居肯軒公喪。一準古禮。借兄弟。結廬墓側。於東南隅。築時思亭。設衣冠圖書。鄉老劉廷林。王勳等。歲時率眾獻食果。必

哭於墓。肯軒公厚德入人之深。於此可見云。○先生溘暑苦塊中病。後每夏秋交。輒痰飲嘈囉。廢飲食。成例病者。幾四十年。至六旬後竟愈。

三十四年丙午。二十三歲。

居父憂。借兄弟。居墓側。

二月三日。祖母楊安人卒。安人。忠愍公再從姪女也。佐河東公宦游十餘年。衣飾儉素。年八十餘。先生曾言。祖母以勤吾父而隕命。余母。慟姑而夙病益增。哀哀諸孤。籲天無路。相對飲泣而已。

三十五年丁未。二十四歲。

居父憂。仍居墓側。

九月服闋。

冬。邑紳梁如星爲宦寺所窘辱。余與諸紳士言於郡縣。事得白。

書略云。異哉梁孝廉薛茂才之事。天理王法。真是大變。夫薛璫一小豎子耳。餘皆小豎子之奴隸耳。

遂致鞭箠。孝廉。幽囚。士子奉詔入試之日。尙可謂有世道哉。聞人之熾惡。斯文之喪氣也。明公風教攸握。值此非常異惡。察其主謀者何人。黨惡者何人。嚴訊而置之法。庶穢汚刑餘之徒。猶知有朝紳。猶知有天憲。則扶文抑暴之功。高於千古矣。

三十六年戊申。二十五歲。

春。建先祠成。合祀歷代考妣。同族人歲時致祭。其基址規度。皆府君生時裁定。

祠在北城。先生祀先睦族之事。各有定期。貧士皆可做而

之行。

十月九日。母陳孺人卒。孺人遭痼疾三十二年。奉姑以孝稱。家政井然。處異母。妯娌無間言。

三十七年己酉。二十六歲。

春奉母合葬府君墓。鹿忠節公爲誌銘。先生偕兄弟廬墓側。張子度果中從廬中問業。

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七歲。

居母憂。仍居墓側。

邑學博謝慕劬嘗過廬居論學。謝諱夢豹。廣東人。正身率士。所著有修齋錄。

清苑賈鈞廬居紀事略云。歲在乙巳。孫肯軒公歿。其嗣君國重啓運啓泰啓美同廬於墓三年。越戊申。公配陳孺人歿。四嗣君又廬於墓者三年。余按肯軒春秋僅享五十有五。其時國重啓運業聲張。譽序啓泰當警雅歌鹿鳴。已五閱歲。啓美髮未燥。于乙巳逝。頻公與陳孺人率嗣君奉揚太安人起居甚融融也。夏無病忽歿。嗣君兄弟謂未獲申菽水一日養。而風木永嗟。安忍遺先骸于野。而偃然家居乎。乃稟命太安人孺人。就墓前橫構一室。陳公之冠履圖書。顏曰棲神堂。東南隅又結草屋如斗。南北對向。四壁茅籬塗以泥土。西向者二。一待陪客。一貯家禮。子史諸經典。北向者二。一設苦席長枕大被。四晷夜寢。一具突而黔。供饌粥。嗣君早暮焚香。楮冥椒漿。盥濯巾櫛。無不備。每飯踞設。遇佳辰令節。更羅列哭踊。歷三年如一日。陳孺人久患嘔。以痛公轉劇。太安人又夕陽景。兼痛公不壽。四君廬居長起。展拜卽歸。趨兩尊人所。勉爲愉容。多方開慰。令諸婦善視膳。輒返墓間。無何太安人逝。孺人痛公又痛姑。疾益劇。太安人服甫闋。而孺人逝矣。四君旣合葬。局其家之外戶。水薪米鹽零雜。以時遞送。諸妯娌晝食一爨。夜棲共榻。並無煩四君內顧。四君一意讀禮。日在棲神堂時對讀。讀罷對泣。泣罷再讀。儼然肯軒公在上也。嚴寒盛暑。雨雪雷電。子夜風吼。四望闐寥。當此而悲號嗚咽。眞所謂坎閔腸寸斷矣。寶殮最粗淡。謝絕麩齋。鮮脆不御。如是者六年。終始如一。嗚呼。可不謂難哉。

高陽孫文正公題廬詩。容城城坳大如斗。今古賢豪萃作藪。靜修之修忠愍忠。撐拄乾坤萬不朽。行天日月地江河。出奉君王入父母。孝廉崛起兩賢鄉。手握天常爲世紐。黃金臺上已知名。高堂舞綵歌曼壽。一朝風雨下庭幃。大椿零落綵花凋。夜臺長夜寂無人。忍見野林狐兔走。九原日憶念兒心。六載枕苫相與守。諸婦同集一畝宮。優龍劣虎聲如吼。蓼莪有句不成讀。黃土一杯淚爲阜。紫荊花爛雨盈襟。鴻雁影聯月在隴。隴笛咽寒幾斷腸。夜烏泣雲空翹首。我親亦未嘗。君食帝書日月懸。培塿感君兄弟倍。酸辛孝子忠。臣天并久。君家兄弟遠相傳。亭亭玉樹師。且友能與朝廷生。異人應得異人還報厚。

定興鹿忠節公詩云。橫襟東海揖郎山。中有一廬無愧顏。毀後僅餘眉宇在。愁來惟把蓼莪刪。地當趙北燕南際。人跨椒山夢驥間。客子語言忽可味。細詢知自見君還。

三十九年辛亥二十八歲

正月服闋

先生家世清白。廬居時嘗至餽粥不給。而守貧彌堅。一老蒼頭於墓傍種菜。蔬北瓜其大異常。見者以爲三冬菹。七年粟之一驗云。

按先生志學當自此始。憶友人問曰。先生自考志學。以何時爲可持循之日。先生云。少年妄意功名。自兩親見背。此念頓灰。與鹿伯順爲友。初以名節相砥礪。未免走入氣質之偏處。闔然一念。自證生人面目。其實從哀慟窮苦中得來。

告同人爲割耳李節婦助葬

邑午方村節婦李氏。夫死。曾割耳投棺中。誓不再適。貧老無依。先生糾同人。養之數年。迄歿。爲具棺助葬。并恤其子。後其子婦復勵節。一子女教爲之大著焉。

秋寓京師。館兵部郎杜友白家。

友白名詩。山東人。墓先生爲人。以其子受學。

十一月長子立雅生。

四十年壬子二十九歲。

寓京師孝子賈三槐受學。

三槐字正卿固安人兩廬父母墓實過魯先生卒成就之。

晤曹貞予先生舉仁體以告。

貞予名于汴山西安邑人以正學自任語先生仁體反覆發明先生當下恍然覺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

四十一年癸丑三十歲。

下第仍寓京師居停主人牛俊臣。

俊臣字仰泉任俠好客重先生品行願假館一時正人皆與之遊。

與周景文論交。

鹿伯順先生是年舉進士周景文順昌其同年友也因伯順與先生為友一日向先生索楊忠愍集先生曰忠愍為世廟忠諫第一君定不作第二人伯順有詩紀之曰囊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後周死遂殫最烈果

第一

同鹿伯順讀王文成傳習錄。

先生初守程朱甚篤鹿先生講次每舉姚江語先生因讀傳習錄知行合一躍然有得自是寢食其中焉。

十一月次子奏雅生。

四十二年甲寅三十一歲。

在京師。

周綿貞時過余邸舍。

周名起元江西人以候命御史在都見先生制藝有志之丈夫不受制于造物句向友人曰讀孫公此二語令人氣躍千丈

六月例病與友人講習以代醫藥。

先生自二十二歲廬中感嗜難每夏秋之交必發廢飲食因自名爲例病友人許紫垣爾顯時讀書崇國寺常過其舍以講習代醫藥先生病漸瘳

四十三年乙卯三十二歲。

在京師。

爲邑紳陳見齋立嗣。

陳名可成舉人爲令歿而無子先生言于邑令徐君廷松擇近支一人繼之徐卽告窆於其墓且出金經理其家

四十四年丙辰三十三歲。

在京師。

薛孔泉唐灼州賈孔瀾各遣子受學。

薛之子鳳祚賈之子爾霖後先生以長女妻爾霖。

四十五年丁巳三十四歲。

歸容城。

先生居京師者六年皆鹿伯順范一泉兩先生爲之左右至薪水之需牛仰泉任之先生嘗云余生平稍知自勵即服膺伯順與一泉先生伯順每言以改過而成賢者獨見范老耳。

爲牛陰兩生免大戶。

太守洪振溟派牛陰兩生收糧大戶牛爲蓬萊令學曾子陰爲臨胸令助子邑紳舊無此例先生合詞致書略云一時有令甲一隅有風俗容之鄉紳士子其一切養馬納糧具無異於平民獨於頭役一節從來

得稍一寬假今臨胸蓬萊二君即於宦途若拙叨列賢書素稱曲謹明公得之於月旦者自悉今其兩子青衿也屢赴秋闈志期進取乃俱不免於大戶之役即此時遵憲勉應恐後來援以爲例北海有言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尤當愛子之賢者或亦養賢及民之意古所謂君之仁者善養

士此實某等所幾幸於今日者也。

八月三子望雅生。

冬長女歸賈氏。

先生製布衣一襲請之曰汝家漸貴盛歸當著此服勿忘吾家累世布素後女撫孤守節壽八十餘臨終仍以此服殮。

四十六年戊午三十五歲

七月二十七日室人槐氏卒

槐孺人年僅三十四歲先生誄有云氏知大體能甘貧吾妻實吾友也文載家乘

冬同楊太僕讀書西張寺

楊名茂定興人時李含樸鹿伯順范懷深常相過從

四十七年己未三十六歲

爲蘇湯宇與王坦山太守書略云雄縣廩生蘇湯宇苦心砥行學古之士也生平孝友雅重鄉評兩舉行優荷蒙褒賞食廩近三十年毫無分外一事某等結社於二十年之前不獨文義相長實以行誼共推鹿職方伯順賈憲副孔瀾俱同聲味姑舉其一事有同案生王述德棄世妻李氏貧不能養二子俱襁褓湯宇固寒土也慨然捐廩銀一年倡諸好義者爲治恆產迄今李氏母子得以完聚蘇生之修持雅多類是今當陪貢之時考居四等本生屬文於病荒之際義命自安某等論行於考試之餘甄拔是望三輔士曉然知文藝之外別有立身根本一方風教賴此舉矣書入蘇生得復

萬歷四十八年
秦昌元年 庚申二十七歲

同門友任東海署雄縣諭予過視留十日歸

任名明臣青縣人正躬率土風教大行先生極重之

魏廓園出使江右訪余北城定交楊忠愍公祠

嘉善魏公名大中偕鹿伯順訪先生詩云平生幽谷間神州恣飛越云在北城北不勝意勃宰並響獲良儔一舍奄超忽登堂列玉昆藹然對

清懣久儲易州酒佐之以穀核懼情不自持後先微譴發何必墓古人俛仰亦恍惚遺村綠四圍中天寫明月

邑庠生楊格忠愍族孫以罪誤被黜余代為白

楊格被黜人皆憐其無辜先生言之邑令為申請得復

為孝子趙廷桂助婚

天啓元年辛酉三十八歲

至京師赴鹿伯順約

左浮丘督畿輔學歸京師晤於別墅

左公名光斗桐城人謂魏公廓園曰予屯差學差俱於孫孝廉有侯儀予過容城不能遊一見竊疑之廓園以告先生曰不才繫籍賢書院體當廷謁予於左公有故人之誼

不往見乃以存故人也浮丘公聞之曰予知過矣乃折柬迎先生於別墅

八月繼娶楊氏

邑明經楊慎齋廉女

二年壬戌三十九歲

春二月過山海關

先是高陽孫閣部承宗自請督師鹿公伯順以參贊軍務從約先生過塞上居三月得徧觀諸形勝高陽公欲留之先生急歸後高陽公序孝友堂家乘有云尹吉甫中興乃歸功於張仲孝友其推重先生如此

三年癸亥四十歲

聞警約同志練鄉勇

楊生以小嫌與余仲兄成訟八月始解後與生遇如初仲兄嘗言生平學力不見長益處一訟八月乃

是磨鍊實功夫

訟事解楊生曰八月來血氣相激豈不能加一言以相誣然而不忍者正見余信君之深也

與鹿伯順商正四書說約

鹿先生著說約成易州守徐恆山欲梓之先生謂其中語有似誣者宜訂正鹿先生深然之

四年甲子四十一歲

左浮丘僉都以忤璫去國期晤於白溝

爲同邑節婦陳氏舉節。

節婦孫國祥妻呈詞有云。十有五歲而于歸。二十有三而夫逝。變生骨肉。既痛夫君爲井底之魂。禍起

蕭牆。幾欲同夫作水中之鬼。第嬰兒在眼。碑女始孩。趙氏之孤。誰憐若敖之祀。將毀形以矢從一之志。斷耳以寢妬嫉之謀。蓋殘形而形始踐。苦節而節乃彰。雖本分各完。立節者固無求于世。聞風興起。旁觀者甯不有動于心。事聞得旨旌表。

五年乙丑。四十二歲。

在北城。

李天篤、閻顯行、閻國賓、張泰階、李鳴雷、洪月評、蕭雲會、王宏圻、王際明受學。

左浮丘、魏廓園相繼逮下鎮撫司。左之弟光明、魏之子學泮各相從。時廠衛嚴緝。爲計避匿之所。

左魏兩公

被逮。魏長君學泮先至。有緹繫上書之志。周文選順昌亦遣使護學泮。時鹿先生以職方贊孫閣部於山海。先生與鹿太公毅然爲之保護。凡脫禍而解厄者。不獨破家不恤。亦且身命不顧。左魏諸公子弟僕從。以兩先生爲歸矣。○左僉都過白溝。先有字遣張果。中期先生相會。坐間環伺而窺聽者皆緹騎也。僉都舉止自若。徐曰。某被逮出門。八十歲老父母。一痛絕地。此情何堪。言之泣下。先生曰。老公祖朝家大老。雨露雷霆。總屬聖恩。主張須蚤定。僉都爲收泪以謝。月下復邀先生會于公署。曰。適大金吾公子云。當事者定欲死楊大洪。大洪死。我輩豈能獨生。時奉聖客氏弟光先。因素不禮于士君子。每謂其善者曰。被逮諸老。一時名賢。我欲令吾母而求解於吾姊。庶可有濟。或舉此言以告左公。左公曰。可向婦人女子求活耶。殊非丈夫先生。左公又云。有一王姓者相從于患難中。煩覓一枝。聊爲棲止。先生究其人。乃云。卽其八弟光明也。因引與魏學泮同住鹿太公家。時往來於先生之北城。○左公過白溝之二日。廓園魏公亦逮至。爲詢果中。果中正走關門探消息。欲假半日。遲先生一晤。緹騎若不肯待。左魏既下錦衣獄。掠追甚。

殿三日一比五日一奏。意固不在完贖也。學泮每絮泣。食不下咽。必欲入京伺勅定。又苦無安頓此身處。乃易姓名爲金子陶先生之仲兄。相我公伴之。往至良鄉。學泮次且於旅舍。相我公率魏僕入都。住牛俊臣家。其僕自獄中朝暮往返。一日魏使過錦衣王菴。民王曰。令汝小主人自來。他住良鄉某處。但戒嚴緝役。不明言耳。左擬贖二萬。魏五千。立限嚴比。鹿太公與先生率同志者。力爲區處。炎蒸策蹇。釀得三百金。付魏使持北上。隨聞廓園公斃。杖下二日矣。學泮已踉蹌扶柩去。時爲學泮下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與有許顯達。皆取以爲入都便路。王永吉楊光燮杜濂崔庚范士楫。皆釀金之人也。

孫高陽督師關門爲左魏事上書

瑞難作。左僉都有字遺先生與鹿化麟云。二公道義之雅。須得一人親詣關門。知秦庭之哭。不同於泛泛。翌日化麟與先生之弟啓美。遂東行。先生上高陽書略云。左魏諸君子。清

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與歌黃鳥。昔盧次榭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于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遠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榭敢望。恨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遠菴。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于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况兩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于閣下最深且久。閣下豈無意乎。孫公見書。隨具疏爲關門事。欲請入覲。面奏機宜。魏忠賢聞之。遶御牀而哭。曰。孫承宗提兵數萬。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矣。卽馳旨止之。諸公之慘禍。亦氣數使然也。○魏給事既死。左僉都之追比正殿。先生與鹿太公計議。僉都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籽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爲學使者簡拔高等。悉知名士。因與鄉民約。凡十三場籽粒地。每畝捐錢一文。便可得數十萬緡。與青衿約。各隨心力捐輸。數日之內。義湊數百金。張果中王拱極。接替馳送。甫至而僉都亦斃杖下矣。時共事釀金者。賈爾霖蘇湯宇李衷實陳謬言李童胡向化孔心學等也。一時道路訐傳。宦官有指而目之者。曰。爲左家斂銀若干。衆皆危語勸止之。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老夫固籌之熟矣。先生曰。拚此一路。便無不可爲。

之事今日無不盡
心免得異日生悔。

六年丙寅四十三歲。

周景文又逮至。其友朱完天相從。有北行日譜。

周文選又逮。時鹿伯順已從關門入里。周之友朱完天。名祖文。攜其手書云。不肖以迂愚拙直。權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回。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仁兄爲之覆庇。先生云。前番已歷情形。一切可省。惟訪王涖民一着。不意王出都。而周公亦擬贖五千。周之貧。不減于魏也。完天回江村。與鹿太公暨伯順先生熟籌詳計。移貸百餘金。又張希舉之八十羅萬象之五十。茅元儀三十。王永吉二十。皆義助也。鹿先生復遺字范質公。亦得二百。時完天勞憊劇甚。先生令季弟啓美。率鹿僕趙順。送至京師。而周公又斃杖下矣。啓美歸。至蘆溝橋。河水泛漲。居人一夜皆席捲去。啓美幾不免。并日絕食。步行泥水中。無幾微。退海車載乙丙紀事。茅公元儀有范陽三烈士。厥蓋爲鹿太公正與先生暨張子果中也。

七年丁卯四十四歲。

奉聖客氏弟光先介所知。送名馬一匹。余以家貧不能具芻麥。辭光先再致養馬之需。以病軀不能騎。

乘辭。

崇禎元年戊辰四十五歲。

督學御史舉孝行得旨建坊。

御史李公名蕃疏云爲旌表事孫某係保定府容城縣人甫弱冠中萬歷庚子科順天鄉試于三十三年六月內丁父艱廬墓旁三年服闋三十六年十月內丁母艱復廬墓所不茹葷不入內六

載如一日里閭毫無間言看得本生孝根天植倫自性敦弱冠蜚聲庶幾顯揚無奈六載廬墓洵稱明發有懷堪
勵頌風宜加旌表奉旨建坊旌表仍給二丁侍養終身官紳鄉族欲圖建坊謂不可委王命于草莽先生力止之

表元義士魏敬益墓。

義士墓在容城縣沙河村元末歲飢鄉人鬻田千餘畝于義士後歲熟盡還其田事聞旌表里名與讓其後人家藏有還田卷先生復表彰以廣其傳

二年己巳四十六歲。

二月三日長兄崇我公卒。

崇我公忱爽遇事能
剖有燕趙豪士風

十月畿輔聞警隣邑親友百餘家皆就于北城商避地計邑令延予爲城守因皆入容城。

先生爲遠邇所
歸故聞警即舉

家來依先生不得已入容城衆皆從
之先生所儲終歲之需十餘日而盡

茅止生從孫高陽于關門。過余北城。

止生名元儀。歸安人。時為高陽參贊軍務。高陽公數向止生有推轂先生之言。止生因來請益。先生曰。朝野屬目。關門一片地。子文士之雄耳。所與朝夕共事者。二三大

帥也。儻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甯有為我用者。止生極佩服其言。後贊高陽追祖帥一事。嘗自言此可不負先生之教矣。○是年容城牛光祚新安劉之躍從學。

三年庚午四十七歲。

鹿伯順里居。遣子立雅、奏雅、望雅、姪度雅、量雅、維雅、抱雅。就學江村。

鹿先生家居講學。與先生朝夕相聚。商學問大旨。兩先生之門人。皆互相問學。先生故遣

子姪皆就受業。

御史黃鶴嶺疏請徵聘。

巡按黃公名宗昌。疏略云。為欽奉聖諭事。見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清心勁骨。慷慨有大略。向在關門。聞部資其壽畫者三年。當逆增用事之時。炙手可熱。而善繼為其鄉人。一冷如冰。其品可知。又容城縣

庚子科舉人孫奇逢。可與謀大事。向地方有事。與鹿善繼皆鄉居。團聚鄉兵。隱然成一重鎮。且至孝性成。忠義激烈。但其人恥于干謁。不樂仕進。臣在伊鄰邦。作合六年。未嘗一見其面。倘以徵聘之禮行之。定有以得其用。奉旨鹿善繼等着與核才酌用。先生以病辭。

六月例病。不飲食者六日。有晉州某以一丸服之。立愈。

七月四子博雅生。

四年辛未四十八歲。

在里門。

建邑前賢劉靜修先生墓祠成。

靜修先生墓在溝市村舊未有祠先生與伯順暨國縣紳士創成之靜修無後嗣且力言於縣令俾免本村差徭以供祭祀修築約每歲清明同人掃墓歲以為常

議李希直張希古二公配饗靜修祠。

告闕學文云靜修先生前未有祠自國子監丞李希直仲疏請從祀孔廟章數上始得旨許專祠春秋祭祀希直實先生之功臣也希直立身立朝大有裨於風教既沒而門

人張希古紹烈為築室于場告除廩米廬於墓者三年乃疏請為其師建祠遺文見在可考也都御史李侃文集載其兄希直遺事更詳又刑部尚書江浦張瓊集中有希直祠堂記但荒廢既久基址無存按其生平精力全以靜修為依歸希古又繼師志為靜修

請從祀章數上雖未得允亦許紀錄兩

先生皆是有功靜修者合宜置主配饗

十二月長孫瀾生。

立雅長子

五年壬申四十九歲。

茅止生再過北城。高陽當關。欲題先生代鹿伯順。令止生來商。先生曰。君與伯順從高陽。君之才亦君之志也。余既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死公車。不敢借途求用。

十一月五子韻雅生。

六年癸酉五十歲。

在北城。

申社約。先生王父運判公。結文社于寶藏寺。至先生三世矣。課子姪輩。暨從學諸友。肄業其中。爲十約以勉之。一曰立志。一曰知學。一曰改過。一曰求友。一曰虛己。一曰率真。一曰定操。一曰尙齒。一曰肅儀。一曰同盟。○是年劉菴修師。因張文峯維德從學。

七年甲戌五十一歲。

春下第。

金伯玉來晤。伯玉名鉞。都門人。爲兵部郎。參宦官張宏憲。家居以斯文自任。與先生論學。甲申殉國難。先生爲之立傳。

韓參夫過余論學。參夫名位。宛平布衣。與高景逸。劉念臺。諸公講學。至是再過。先生有送韓子南遊序。

三月視弟啓美於武城官署刻孝友堂家乘

哀思錄、永思錄、先嚴錄、復學本末、詔旌記、草堂圖譜、凡六種、孫愷陽鹿伯順茅止生諸公各爲序。

八月同鹿太公謁孔林。

爲邑紳劉允升扶孤

劉允升任太湖令因無子紳士議擇爾植而立之劉死其從姪某利其產誣訟爾植爲殺父先生致書縣令直之。

八年乙亥五十二歲。

三月弟啓美自武城告歸

啓美公爲令不及二載以不善事上官告歸囊橐如洗有武城治略武城錄言二卷怡怡軒詩數卷。

九月辭王給事保舉

禮科王名正志河間人保舉先生謂真孝真廉有體有用奉旨取用先生具呈力辭再奉部文嚴催謂不赴者除革先生曰朝廷以賢者相待而士以不肯自處何罪之有終不往○先生具辭呈云某學古近迂

爲儒趨腐莫知保舉之自見在起途之中奉有檄文促令赴部此國家創開之盛典亦學人希邁之殊恩敢不聞命束裝刻期就道然士各有志仕自有時用才者必不強人用世者必先度己此其淺深分量正可於將用未用之際明白剖決以取進止蓋國家功令首重制科士子功名應須甲第此以下莫敢望焉雖分符受事無地不可見長而任鉅肩鴻有時易於見短事不克濟者是謂辱身卑不及格焉未免降志某鄉薦有年計偕多次包羞點額捲土之志益堅帶病問方下帷之心難死張舌猶在桑硯未穿豈甘廢業于半途妄冀收功于末路此先子彌留相戒之遺訓亦不肯生平自矢之初心也况學而不優惡可言仕人卽知我孰若自知漆雕之信未能且辭仕使子羔之質雖美須用讀書願依本業而就文場第按成規以圖進取亦豈敢任魚鳥之性以自放於江湖之

問哉。

為孝子李之茂辨誣。

同伯順過孫少師家為十日留。

高陽縣去容城百里。少師數走字期鹿孫兩先生聚晤。方訂歲一會。于高陽明年鹿公遂殉難死矣。○是年清苑王爾祿率弟爾禔從學。

黃侍御鶴嶺過訪北城。

鶴嶺奉召過保定。期友人潘子美同來訪先生。潘曰。余曾過孫先生門三重。未嘗見片瓦。何以容從者乎。黃公曰。某昔以此言入告。原得之耳。聞今幸目覩矣。

九年丙子五十三歲。

在北城。

七月守容城得全。

先生有守容紀略。直隸巡撫張其平以守禦薦。奉旨取選時加一級用。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亦以守禦薦。奉旨取選時加一級用。

七月廿九日定與失守。鹿伯順死之。余次女嫁靈寶令楊茂子生員士宏。死於井。奉旨建坊旌表。伯順

之太公暨子化麟攜家入容城幸得全。

巡撫張其平疏略云。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千秋正氣。一代偉人。服官數十載。功績茂著。及養高林泉。惟知修身淑世。當人心風鶴之日。遠居鄉村。儘可避難。本

官聞變激烈毅然入城止以忠義二字倡率士民爲効死勿去之計迨城破正色受刃以聖賢道義之學爲忠臣義士之舉生有令德死者芳名至如某某及楊士弘之妻孫氏某氏雖匹夫匹婦之微而義不共戴殺身成仁均之有關風化應行旌卹奉旨鹿善繼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仍建專祠賜諡孫氏等該撫按建坊旌表

與邑令議復祀典卹死事者

與邑令劉克極書略云邑前輩胡炳南登元末進士隱居自樂屢徵不就卒賜配諡靜修載在縣誌不知何時遂失其主幸遇明公主持名教宜補此缺典置主靜修祠中城頭死事諸人既

有南樓之祭鄙意以爲守城之人其飢寒亦當念也公餉尙存請動支以完此項然書生之效義與衙役之趨公想亦有差別生員胡堪夫婦同死于井生員張應熊之女死于城破挺擊烈氣剛腸可以光昭汗簡明公宜給扁旌之四境之義士烈女各爲一祠尤爲盛舉井邊烈女祠當此之時愈有關係或卽以今日之節烈而附于祠中是亦前輝後映彰往勸來之大機括也孝婦劉文學之妻張氏孝子趙廷桂皆寡人貧困欲死聞此時收貯土寇所掠之衣或各給一二件以燦其寒是亦旌有德之意

十年丁丑五十四歲

在北城

六月六子尙雅生

九月梓取節錄成

凡六卷共二十六門先生自敘略云取節者蓋自名公碩輔以暨農夫婦女凡有一念一事之幾於理道而得於聞見之眞者則急取而錄之也予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勳勞捍大患也不以

書其於農夫婦女一言一動之根於性而中於情則汲汲焉以書非與名公碩輔之略而獨與農夫婦女之勤也名公碩輔其賢之
鉅且衆者也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農夫婦女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是編也自癸亥迄今人不問貴賤
行不問鉅細一念一事可以與豪傑而絕世俗則隨筆書之間亦有其人素在可憎而偶有可錄尤不敢以惡而
棄其美也王汝止之言曰滿街都是聖人焉知農夫婦女之所與知與能者非即名公碩輔之所不知不能者乎

十一年戊寅五十五歲

秋同諸友入五峯山結茅雙峯爲避地講習之計

郭扶陽衛明耿是經權
等從先生入山受學

冬聞警余兄弟攜家至雙峯諸友相依而至者數百家杜君異越有五峯紀略茅止生有掃盟餘話序

五峯在易州西南九十里去容城百七十里漢王興之五子避王莽之亂隱居于此世遂名爲五公山山之下有洪元宮元儒劉靜
修有方外道人留客住門前塵世情山遮之句又東南數里名雙峯村先生結廬于此與同人修武備興文學干戈擾攘之時有禮
樂絃誦之風先生兄弟暨一時從入山中者彙其詩文曰掃盟餘話茅止生序云田子春辭騎都尉之命率宗族鄉黨入徐無山中
掃地而盟之從者五千餘家乃徐爲定婚姻喪葬之禮民遂以化近者丙子之役容城受攻七晝夜土垣陵遲牛羊可上啓泰再辭
徵召居郭外曳杖入邑從容指授萃衆心爲城城卒得全天子嘉其功啓泰以無城而守幸也不可以再力請改築莫之應戊寅乃
率其宗族鄉黨入雙峯及兵入從之者數縣累數千人多衣冠禮樂之士乃所以整齊約束之者一如子春不半歲難平未及爲
移風易俗之事而築險肆戰之暇神閒氣整倡和爲詩歌夫舉世倉皇奔竄卽傳輦轂而處者日夕如聞甲馬聲舌不能下而啓泰
能與其徒抑揚予汝以著其斐然此以制婚姻喪葬之禮何有漢之名卿鉅公宛轉兵戈之中強者寡弱者依草木死子春處之若

無事然。今之強者以一死自賢。弱者以能脫一死爲幸。啓泰獨慨乎其不可測也。而從之者又多豪傑之士。出能以定變。入能以樂道。啓泰之遇較子春不更多乎。兩徵君上下二千年。皆在燕南趙北。豈偶然哉。吾故題之曰掃盟餘話。

冬。南大司馬范質公徵聘。質畫軍務。辭不赴。

范公景文。檄有云。才識俱合。心跡雙清。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備。爰資襄智。用佐帷籌。先生適在山中。辭不往。復有詩云。東壑林泉曲徑環。烟波深

處武陵開。機緣不倩天孫補。生事惟將活水浚。月掛雙峯吟具癖。露凝長夜酒成斑。何來檄草侵朝夢。肯令移文笑北山。

十一月十日。高陽陷。孫少師闔門殉難。有高陽述聞。

少師以元老殉國。一門子死。孝婦死。節者二十餘人。忌者尙持異議。先生爲位哭。以詩成高陽述聞。紀殉難事甚詳。

十二年己卯五十六歲。

在雙峯。

人日偕友集竹園詩云。十年回首幾風塵。此地別生一樣春。海上雲霞誰結伴。山中歲月此逢人。夢酣書榻憐余老。劍舞麴壇愛爾真。鎮日竹園無俗事。柴門分手月光新。

春。自雙峯歸。過百樓。耿氏掃別墅。止余。令其子弟受學。

雙峯去百樓百里。往來便道。耿好訥。好劖。與姪權。迎先生於其家。諸友相依而至。者日漸衆。門人從學日益進。

擬爲鹿伯順建祠于定興殉難處。

爲文告同人略云。惟我燕右。挺生哲人。生爲理學名儒。死以忠節報國。立誠已盟于爾室。奏績隨見於當官。說約一編。點點滴滴。述孔孟認真諸種。源源本本。祖伊周。以靜修養高

尙志之心。蹈椒山殺身成仁之事。身非守土。甘矢念與城殉。家在城南。獨銳意而北向。惟其死生之關一破。遂於君臣之義了然。節盡荒園。碧澗孤臣之血。神飛遙漢。赤傾九廟之靈。皇仁特許以專祠。祀典豈容於久曠。卜期創始。旣勞父母公祖之主持。指日告成。

尙冀友朋親知之佐理。肯堂肯構。行看廟貌之輝煌。載經載營。先問同心之踴躍。

十三年庚辰五十七歲。

在百樓。

人日詩云。百樓逢人日。行年五十七。往事抵掌間。酸流骨孔出。田無負郭半。終鮮治生術。春官十一上。匹馬歸來疾。自分甘林壑。富貴非其實。此行雖勉赴。筋力已全失。幸有清修人。所學稱入室。朝夕共嚶鳴。何事不可畢。有兒已成行。長幼頗秩秩。大者知名行。小者亦和吉。兄老與尙酣。弟復工音律。天以娛我老。竊附民之逸。

春視弟啓美於京師。

二月次孫淦生。

望雅長子。

春夏不雨。歲大饑。人相食。饑民嘯聚。余與百樓鄉鄰修備禦。

鹿氏諸孫。盡心洗心。杜越。張果中。鹿善治。賈三槐。陳鉉。各攜家相依。餘問業者數十人。皆環雲鶴軒。書聲相接。

先生暇則視諸子習射於東圃。當嘯聚肆劫之時。隣近村落。皆焚掠一空。百樓獨得安枕。○是年耿保汝極田儉。蘭存芝從學。

秋茅止生過余同登張宏範看花臺遺址。

十四年辛巳五十八歲。

在百樓。

王生洲訪余百樓留十日而別。

王公名孫蕃與先生爲姻友服闋將入都與先生商擡天下事論當世人物俱在夾袋中明年特授南御史即參大璫劉元斌罪狀並羅盡時賢薦舉范質公倪鴻寶二十餘人先生集

中載與公往

復書甚多

十五年壬午五十九歲。

在百樓。

十月聞警再入雙峯。

山居與同志約。

一嚴同心一戒勝氣一備器具一肅行止一儲米豆

告同志禁樵牧。

同志既避居于此，勢必令人樵牧，或僕人無知，戕伐人樹，踐踏人種，蓄令土人飲恨，便是我輩之不德也。今與同志約，戒嚴斯役，勿犯此禁。昔庾翼行守禹山，與衆誓之曰：毋樵採人所植。此古人先見之明。我輩當三復斯語。

十一月望日，值警，同人俱集五峯。

火逸，勢已熾，先生爲文祝於山神。

十二月，先生六十之辰，門人戚友百餘人，介杜君異言稱觴，席地藉草，少長秩然，歌詩鼓琴，先生顧而樂之，頓忘身之在患難也。○

坐中有諸壯士，飲盡歡，各以其長自貢。王枝鹿後至，謂先生曰：某長于韜略，某長于弓矢，某長于刀劍，某長于火器。先生謂王生曰：

子何所長？王生曰：調和諸將，某有微能。先生曰：諸子偏長，子稱兼長矣。

十六年癸未，六十歲。

在雙峯。

春，辭公車路費。

二月，五弟啓美卒于雙峯旅舍。

武城公入山中，未幾即病，夜常不寐，每吟詩以遣病，先生輒挑燈對榻，裁句以伴之。故勞鬱成病，幾殆。武城公歿之五日，病始蘇，勸不及視，含殮數年後，每見武城公手蹟詩文，淚下

雨，如

修山寨告期。

三月二十七日。山中聞警甚急。賴同人守禦得全。

先是先生入山。令夏鼎相視路徑險阻。郭翼明酌度守禦情形。部署諸同人量才分守。李子靖率其子祁守阨要。自辰至午。鏖戰三時。先

生各詩紀之。詳清涼寺對壘紀。耿權

盡出其粟。供同人取給。尤先勞動。

事平。同人擬各歸里。祭告山神。

四月。還百樓舊居。

七月。移江村。

鹿靜觀。遊過北海亭。贈以詩。慘澹西山來。百樓重借止。四載歷寒暄。主人情未已。君家篤世誼。拉我西江里。灑掃北海亭。歡洽濟世美。園丁繼新蔬。日夕佐薪水。兵去室如懸。豈堪爲君累。貧與道相親。太常晰妙指。衰年疎領略。願與

君悉此。復有相悅

時。清夜月初起。

十月。歸北城。爲弟啓美營葬。

杜君異。越誌其墓。先生訂輯其詩。文若干卷。爲怡怡軒遺臺藏于家。

邑令胡君廷佐。平涼人。聞先生歸。單騎過訪。及國初。先生被徵。嚴催就道。胡爲部郎。向輩下諸大列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我輩浮沉仕路。使孫公得遂其志。子長林豐草間。是亦聖朝寬大美事。可稱先生知己。

十七年甲申六十一歲。

春賊李自成犯京師。攜家復入雙峯。

先生有野哭詩云。至尊挺英資。卓哉有為主。繼統十七年。日思起隋盛。無如臣道微。有鼓而無舞。一朝天運摧。剛性不肯俯。惟君死社稷。大義有所取。雖未奏雍熙。綱維天地

柱。后縊女先刃。神欽鬼翼怒。高皇應笑迎。謂不辱祖父。嗟余草莽臣。

有泪徒縷縷。名列薦舉間。論勳曾有譜。無力可殺賊。生也竟何補。

四月。偽令馮持李賊檄迫赴京授官。不赴。

時先生在山中。移避新安水鄉。欲漸圖南徙。賊勢方張。所在嘯聚。乘機思掠。忽從山中傳一偽檄。水鄉亦傳一偽檄。至款列多端。首嚴把棍據掠。羣小聞之。斂

跡。迄賊過。竟無敢犯者。事後知先生仲子奏雅與耿子權所為也。不動聲色。而地方得借以安。

先生嘗為同人言之。○先是茅止生考黃巢始末曰。非考黃巢。考李自成也。先生服其先見。

五月。為大清順治元年。自水鄉歸北城。遂病瘡瘍。

八月。三孫潛生。

立雅次子。

九月。巡按柳公以地方人才薦。奉旨送內院。吏部啓請擢用。令有司敦促就道。以病辭。

柳名寅。東先生呈云。某明朝庚子科舉。

人迄今四十五載。行年六十一歲。然三十年來病胃癩疾。每犯輒旬日不食。坐致筆硯荒蕪。耳目昏聩。遷復新病瘡瘍。纏綿不脫。親友交憐其危苦。某亦自厭其餘生。不意啓薦所屬。猥及庸陋。愚昧固自感知。殘喘實難就道。且其狼狽顛頓之形。皆明公所目觀。而

非耳聞者也。伏乞俯鑒。衰困。據實轉申。則新朝德意。當事陶成。某即伏枕。敢忘銜結。

十月。避瘟疫。攜家三臺。寓梁桂林春暉堂。會諸友於靜修書院。有渡江賦辨。歲暮復歸里。

邱文莊濬謂靜修先生作渡江

賦。幸宋之亡。竟以此阻從祀。先生曰。渡江賦。哀之也。時李完一。李九繩。崔承一。李鄴。蕃諸子。嘗講習于書院。

二年乙酉。六十二歲。

在北城。清苑高薦鑿。新安魏蓮陸一鰲。李晉亨知新雄縣馬習仲之。馴容城孫備九鳳立從學。

三月。劉玉孺司馬遵旨舉知。奉旨送內院考試。以病再辭。

劉名餘佑。順天宛平人。

薛祭酒行屋。以讓賢薦。具以病辭。

薛名所蘊。孟縣人。疏稱國學為教胃之司。傳經育才。厥職甚重。苟非其人。鮮克勝任。元用許衡。吳澄輩為祭酒。一代文教。媲美古昔。有由然也。今糊業之初。即選滿漢子弟。絃誦澤

宮作人之化。度越往代。而以臣謏陋。濫竽司成。心竊愧之。訪得保定府容城縣舉人孫奇逢。以庚子賢書。隱居教授。四十餘年。學深稽古。志切希賢。澹薄甯靜。絕意仕進。遠邇之士。聞風矜式。特下弓旌。徵聘出山。以長成均。師道立而善人多。其庶幾乎。

三年丙戌。六十三歲。

三月移居新安。寓薛錦軒別墅。額其齋曰雲宿舍。

是年春。先生田園俱供采地。遂驅車入新安。先生身無長物。到處自適。屢經烽火。聞警便行。嘗云。古人有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言人

信不及。以余觀之。少不爲貧賤所困。老不爲貧賤所棄。今而後但求不負此貧賤耳。

門人高薦馨王五修孫備九請余錄問答語自此始。

先生與鹿先生力任斯道。嘗云。伯順以一人而兼直諒多聞之益。自鹿先生歿後。日與及門反覆發明。皆言奉教于江村吾友者。如

江村所云。五經四書。只一句話。可以了當。千聖萬賢。俱是發明此理。只一個隨時隨事。體認天理。則五經四書。皆我註脚。還有甚了宮處。然此理包天地貫古今。歷從來多少帝王賢聖。發揮不盡。卻一一全備于我之一身。故曰。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有不能領會處。試默默向自身。

上體驗。便自了當。

問鹿先生。談柄多拈象山陽明念菴語。三先生之旨趣。自無不同。而周程張朱之旨趣。豈遂有異乎。先生曰。三先生近裏着己。純是提醒發夢。搜掠肺肝。直接孟氏之傳。須知從古聖賢。都從立身行己處取齊。微有異同。自不必論。如周程張朱。本同也。而細論之。特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戶耳。如朱陸本不同也。而朱子自謂南渡以後。八字着脚。眞實理會。惟我與子靜二人。後世學者。實修不講。專較語言文字。此正不學之過。從今後。只理會其同。不必究晰其異。乃是眞切爲己之學。○是年都門金仲遠鏡。新安王五修之讎。仇

異渥憲
稷從學

四年丁亥六十四歲

在新安

新安令王孟山家楨下車之日，即謁於雲宿舍。孟山，淮安山陽人。令新安有清惠聲，後令永年時，仍執贄稱弟子。

邑有十老社，月一會，令子弟行酒，余仲兄亦與焉。

端陽日，張子鹿與相我公至新安。先生集諸老為尚齒之會，長于先生者，仇繼軒八十有一，羅好軒八十，相我公六十九，仇復聞六十八。

薛錦軒六十七，楊懷秋六十六，少於先生者，魏明

楨六十一，張于度，劉元樸，王翼明，皆甫六十也。

五月，訂高陽孫文正公年譜成。

文正公舊有譜稿，未及授梓，而遺失殘。缺仲孫之藻，求先生補輯，訂成二卷。

纂輯理學宗傳

先生舊與鹿先生搜錄諸儒語錄甚多，書帙浩繁，經兵火散佚不全。至是高鏞王之徵，陳鏊與先生季子博雅，手為抄錄，皆先生幾經評閱，嘗云：諸儒學問，皆有深造自得之處，故其生平各能了當的一件大事，雖其間同異紛

紜，辨論未已，我輩只宜平心探討，各取其長，不必代他人爭是非，求勝負也。一有爭是非，求勝負之心，卻於前人不相干涉，便是己私，便屬浮氣，烏能近裏着己，真切了當自己性命，此病關係殊不小。

五年戊子，六十五歲。

在新安

春，修新安縣志

先生為義例十則，謂節婦義夫，非蓋棺不得書，孝友義讓，不可自為乞請。子孫不得為祖父過為溢美，採訪不得以喜怒而加妍媸，立傳勿以不羈而掩大節，名宦須造福於地方，鄉賢務有裨於風俗，矢公矢慎，勿濫勿遺，與高

鑑纂修逾

三月始成

秋雲宿舍為淫雨所壞高侍御暫諸門人為余築雙柳居在學宮東

先生同諸子誦讀於學宮顏乃來有聯云近聖人之居教亦多術矣守先王之道文不在

茲乎○是年安肅于杜若涵漸謝
彝甫皇錫清宛王譽之延襄從學

冬為鄔廣文孝徵歸糊

新安學博鄔萃楚石盲人與先生友善卒於學署其子孔彰在楚路阻不得聞訃先生致書楚學使王天錫資之北來高侍御似斗資其歸時有以路梗難之者孔彰曰俟路無拾遺先子無歸觀之日矣與

老僕挽柩而行先

生壯之竟抵石首

十二月四孫淳生

望雅次子

六年己丑六十六歲

在新安

選陸放翁詩手題云劍南高曠超逸名之曰放誠自為寫照其甘貧愛閒慕隱喜幽更有當于老懷也至其生平大節都在聲韻字句之外讀垂老示兒詩是豈可以詩人目之

春夏之交水鄉荏苒將作亂歸北城

十月仲兄相我公卒襄葬事。

相我公柔善有執族黨無間言。彌留時神氣安閒。一語不稍亂。年七十一。先生爲次其年譜。○先生南徙辭墓詩云。竹馬肩隨近古稀。白頭心事更依依。荆花落盡難歸樹。目斷天空一雁飛。

十一月十日告墓。攜家南徙。留長子立雅守祠墓。至祁州。刁非有掃別墅止予。遣奏雅韻雅率族黨親

友南行。

先生南徙。族黨門人相從者數十家。里族依戀不忍別。至有追送一二百里者。沿途人爭挽。留儼然花外小車景况也。○非有名包博學勵節爲左忠毅公所選士。先生與之講論甚多。

同李符夢謁橫渠張子祠。張子曾宦祁。故有祠。陽明門人徐曰仁亦宦祁。與張子同祀焉。

符夢名艾蘭。有志於學。先生教

以東銘爲入門功夫。西銘爲學之本體。所謂無內外無小大。一以貫之。符夢聞言有省。未幾而歿。先生惜之。

日譜自出門始。

先生自敘略云。自丙戌後。故園不可居。寄渥城者。四越春秋。己丑五月。吾邑不戒。故園益不可一日居。思卜築河朔。漸圖渡河渡江。幼子爲就婚茅氏地。行塢薛君於共城林盧兩山中。各爲廬舍待余。玉璠劉君復爲計。卽次之。

安。予始於己丑仲冬至祁州。刁非有孝廉。下榻挽留。遂令奏雅韻雅先行相視。明年春仲。奏雅自淇水來迎。遂雨發。來此五閱月。千里之山川人物。或得之耳聞。或得之目睹。已大半在吾意中矣。予束髮論交。以友朋爲性命。今海內故人。淪落殆盡。是譜也。自出門相與之人。有倡和有郵寄。有答問。又因而有所聞節義之事與志行之人。皆譜之。爲磨礪省躬之助。○是年易州盧兆堂執贄於祁州。

孫夏峯先生年譜卷下

順治七年庚寅六十七歲

二月自祁州南發望雅姪量雅攜家從留博雅尙雅奉其母在祁

時王之徵同博雅留祁。徒步送先生。不覺三百餘里。至廣平。聞其母追尋始歸。先生贈以詩曰。

塵沙眯目透重裘。借爾衝風與未休。識得友朋真趣味。便知陳蔡也非憂。○先生途次藹城。晤毛晴嵐三光。磁州晤張湛虛鏡心。肥鄉晤賀宣三應旌。

四月抵淇縣之西崗。奏雅韻雅先同族黨親友在此。

五月來蘇門。同三無老人讀易於聞嘯樓。三無老人李對。字霞表。雄縣人。精於易。先生著讀易大旨自此始。

七月移入共城。顏其室曰留雲舍。聽事題柱云。半畝亭臺唯種月。一家生計只依雲。

十二月奏雅博雅奉其母至。

是年新城壬申之餘佑定興馬構斯爾極成安李含生之藻王玉乘元鏗新安李性甫體天李仁甫合天李信甫明天安邑馬振公允錫馬宜公載錫從學

勵學文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晏安積成暴棄時爲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己立身日用之功惟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首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卽豪傑矩行法言士聊足成凡民賦性原同因習而遠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枯亡我者何事雞鳴而起急追尋舜跖分者何途但求放心要在責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業學詩學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飲食之際樂趣何窮仰望同人告教小子

八年辛卯六十八歲

在輝縣

先生語餘佑諸子曰余五十年始識一貧字正賴有同志者實履其境而深咀其味昔伯順嘗云我於貧字未嘗身試之所稱無詔無怨終是虛談今我輩以貧賤之身值流離憂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者屢矣對妻子似難快心對同志應無慚色此字不明終非真實學問大家不講明終非力砥流俗之意也餘佑因名其齋曰共飢○又曰味爽不顯千古治心之學達而在上者著落在平章協和窮而在下者著落在修身求志陋窮患難者著落在空乏憂虞舜說諸人不閱歷山版築深咀艱難之味烏能兼善天下空乏時不顯與協和時不顯總是一樣戒慎恐懼以提醒此心耳

四月十九日繼室楊氏卒於其城旅舍

楊孺人撫非己出之子女終身無間言前後六人各不見其爲異母也前配槐孺人有母年老孺人迎養於家事之如母里黨賢之先生終身貧旅不事家人產營

以一布囊貯米經年不
能滿孺人絕無愠色

六月葬室人馬玉笋贈夏峯地寄厝。

是年安邑景乾禎應熊汲縣孟二
青瑤暨雄縣王生洲子一廉從學。

九年壬辰六十九歲。

春衛河使馬玉笋以夏峯田廬見贈爲諸子躬耕之地先令韻雅督治。

玉笋名光裕
山西安邑人

謂諸子姪曰汝等學稼吾慮汝不明習此事而小視之也舜耕歷山尹耕有莘亮耕南陽此是何等勲業孔子於變遷乃鄙而小之此中道理甚活正不相悖當舜躬耕時渾身備禮義信之用故能成舜尹事業孔子大道爲公正欲偕及門共興東周納斯世於繁井耕田家給人足豈區區以百畝之不治爲憂哉今日寄居蘇門不耕無以爲養且無以置吾躬也不有畊者無以佐讀者况負薪挂角古人何嘗不兼盡於一身吾老矣此躬不力望汝等並耕不怠○謂族黨戚舊曰汝等千里之外既偕余來復偕余止各分田數畝以共余耕年之豐歉有無共之我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願各去私心勿負閒氣各有父子兄弟夫妻各安本分生活吾之心事告汝望汝大家聽信且轉以告吾鄉之附近居此者

十月移居夏峯

榻銘兀然一榻每坐夜分竹戶繩牀風雪時聞疎籬敞席樸陋無文客至時常乏酒自奉安必有輩旁人竊笑而竊憐病叟心安而意欣幸諸孺子長幼成羣誦詩讀書膏燼香焚長枕大被至性氤氳兄弟而兼師友眠食起居

隨意適形而不覺其紛紜各為忍慟於其母故愈其父而彌殷此一榻也莫嗟落莫莫厭荒涼不愧乎一室之中便可以策千古之勳

順天巡按御史陳淖水舉山林隱逸奉旨著督撫按起送來京

陳名斐河南光州人復寓書令潁州劉公勇體仁商進止先生復書辭云衰病腐儒謬辱大疏齒及奉旨

起送顧某何人邀此異數然承國士相遇不敢不披衷以陳某五十餘年老賢書未嘗就一官跡似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於才儼不自揣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歸區區不足惜不重為明公知人之謂乎年逾七十終老烟霞得藏一日之拙正所以報明公千載之知遇也

十年癸巳七十歲

春有十老社月一會於百泉

蘇門社題辭衡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靈而聚地以人聚益靈吾黨數人地分四省偶來借聞於此遂爾託契於心或素嗜烟霞而鴻冥不下或身經仕路而鶴性難馴或冷署優游而默

探乎學旨或寒窗攻苦而久澹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具有脫塵之想一觴一咏聊適此日之性情斯地斯人永作千秋之盛事古人豈難並駕我輩猛自交修非敢素餐用申盟好○會約四則一崇儉一崇儒一受善一忘己文載集中

正月長曾孫用柔生

瀾長子

三月保定太守胡蒼恆兩次催檄至具書辭

以巡按御史陳薦奉旨起送故也

四月讀朱子晚年定論

先生手書曰：晦翁六十歲後，因目病靜坐，痛悔向時工夫，止是談論文義，於日用全欠檢點，深宵痛懲。此是晦翁天資醇篤，真切用力，自覺自證，他人看不透，信不及，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以故於子靜

陽明之說紛紛抵牾，忘其爲效忠之良友，誤以爲豎敵之讎人。聖道大公，而學人自私，以爲尊晦翁，乃不尊其所悟者，而偏尊其所悔者。晦翁不有餘恫乎？不能親古人之藩籬，徒爲古人爭是非，此最是學人大病。

間朱陸同異，先生曰：鵝湖之會，人皆咎其不同，余謂道一而已矣。不同宜求同，所謂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未至於同，萬不可強不同，以爲同，由求不同於游夏，游夏不同於顏閔，點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我則異於是，不同何病？皆足入道，使當日弟兄友朋之際，不求心之安強，爲說之同，是扶同也。先儒實地用功，不徇情面，子靜之言曰：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晦翁之言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眞實理會，惟某與子靜而已。見二賢克己之學，偶爾辨論不合，正不足病也。

憶三君詩序云：三君者，謂無錫高景逸、關中馮少墟、吉水鄒南皋也。三先生於神廟時，聚講京師，偶觸其遺事，悵然恨昔日之未獲一見也。因追憶之以志企慕。○憶昔神廟間，海內推三老，都門設講堂，福清爲王道時，彥蔚如雲，日夕資探討。我時游京師，講衣欲往，造友人偶有見，尋師當自考，未幾三老去，我亦竟潦倒。今逾三十年，海內鮮盟好，後輩律前輩，方悔見未蚤，初疑賢才生，天地實浩浩，曾閱與由賜，接踵入懷抱，誰知竟不然，眞人非易保。卓哉三君子，立身如日杲，言爲世羽儀，披對塵心掃。古人異代交，猶思薦蘋藻，我雖覲面，還私淑章草。

十月讀羅念菴集

手書云：念菴陽明之功，臣龍谿之益友也。陽明良知之說，本之孟子，不虛而知，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

俗學。此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一覺之頃爲實際也。念菴曰：不然，陽明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蓋以一端之發見，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

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功。念菴集中多以此立論。故曰陽明之功臣。龍谿之益友也。

六孫溥生。奏雅長子。

十一年甲午。七十一歲。

二月。赴磁州張湛虛之約。

張名鏡心。潛心易學者有年。期為洛社之會。先生過之。留月餘。張公有子。十年不得見父矣。其姪亦失歡於其父。擯不得見者三年。先生為之調劑。俱父子如初。

南和自函三謂先生曰。學問從源頭上理會。併理字也。無先生曰。人生而靜。以上雖不容說。然理卻是天之所與。至其下手工夫。須隨時隨事體認天理。

四月。過東昌訪張蓬元。

張名鳳翔。萬歷間與涇陽景逸少墟南皋諸公。講習頗久。歸田後。數走字期過百泉。先生至磁。因攜理學宗傳就正焉。張諄諄於姚江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不能無疑。先生曰。古人立言。意各有在。一人之

言也。而前後不同。孔子與及門論仁。論孝。論行。豈能一一同乎。夷尹惠皆聖。微箕比干皆仁。有程朱不可無陸王。遵程朱者是欲因程朱以見尼山。遵陸王者是欲因陸王以見尼山。四子俱非盡境也。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此聖學實境界。蓬元深然

之復出所著書八種。令先生為之箋訂而別。

七月。歸過湯陰南城坊。避貴客。為礮所震。耳遂聾。

先生此行有遊譜。張蓬元序云。昔陳太邱詣荀朗陵。賈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於時太史奏稱真人東行。天人相感。自古志

之矣。容城孫啓泰先生前朝公車不赴。清朝徵辟不起。蓋龍德而隱者也。甲午夏四月。自蘇門訪余于東門。人馬構斯。季子孫君孚。扶侍以行。所過與人臣言忠。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悌。望者以爲高潔不可及。而卽之甚恭而溫。油油然有萬物一體。滿街聖人之意。先生之學。學於天。怡然與造物同遊。故遠邇爭迎致之。非人之所能爲也。遊諸有言春秋以天自處。二百四十年。此天二千四百年。此天二萬四千年。此天。此是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統體本領。故高尙有其事。事天其事也。以其時居上九事在峻極之天。故志尙甚高。非以高尙爲事也。先生體認天理。處處見之。畫爲宵得。則隨筆疾書。間形歌咏。自家居以至之衛之齊。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天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而天極常止其所而不動。人知先生之行。不知先生之止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周天自行。太極自止。動中有靜。未可岐視。譜中固嘗言之。太邱風誼似先生。而學問遜先生遠矣。

是年太康耿太炤耀耿亦夔
帝德肥鄉李元善貞吉從學

七孫沐生。尙雅
長子。

十二年乙未。七十二歲。

春集晦菴文鈔。

先生題云。宗傳舊選朱子。止取晚年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余惟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樁事。正不妨並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朱陸始焉不合。繼焉漸合。終焉相合之語。俱列於冊。見友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並不知朱。必以爲到底不合。至舉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獎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以明己

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一己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河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問晦翁陽明之學。先生曰。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際。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歿。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詞章繁興。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陽明之功也。然。陽明歿。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

十二月。王天錫重刻鹿伯順四書說約於楚。索序。

先生序略云。鹿子說約。久已梓行。其旨蓋取子與氏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出。非約不能博。約原自博具。

非博不能約。是義也。孔子固嘗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位育。一歸于慎獨。迨至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一廷授受。執中而已矣。不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一越其宗。卽爲畔道。卽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浩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說約之旨耳。今天錫復刻此編於楚。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說最相符合。余謂由陽明而子靜。而周程張朱。豈有不符者哉。由周程張朱。而顏曾思孟。以溯之孔子。豈有不符者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者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卽合亦離也。切願學者。因伯順之說。而觀伯順之行。余自丁酉交伯順。至丙子殉義之年。蓋四十載。深知其爲渾成虧齊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觀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先生語諸子曰。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我輩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干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方見治鑄之手。

十三年丙申七十三歲。

九月題夏峯草堂曰兼山堂。

友人問卦之變也。乾可變而爲坤，坤可變而爲乾。六十四卦遞相變，以至於無窮。其不變之義安在？先生曰：有立於卦之先者，太極是也。二氣五行相推相盪，天人理欲互消互長，而太極終

古自如。善變者陰變而爲陽，化小人爲君子；不善變者陽變而爲陰，化君子爲小人。良背無咎無妄，可貞。此易之所以教也。以兼山名堂，意有取於斯。○三無道人聯云：兩山相兼，土之藏水之潤，風之散日之暄，氣至化行，總是無聲無臭，一背自止，趾之動，腓之隨，身之安，輔之序，事因時起，依然何慮何思。

十月一日移先位於兼山堂之西。

先生手書家祭儀注于壁云：久離邱壟，萍心未定，祭薦缺疎，邇卽次稍安。移先位於斯堂，庶朝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酌立儀注，願身先之。○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

自入小學，便不可廢。○朔望焚香拜。○元旦味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令子孫供執事。○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忌辰設食，拜子孫素食，不宜享客。○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吉慶事卜期設祭。○兒女婚姻，爇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先生復手錄先儒時祭祀先諸則，揭之於壁。與子孫反復發明，至所書儀注，以身爲教，卽疾病未嘗少廢。每遇兩先人諱辰，猶齋戒不與讌坐，色慘淚容，終身如一日也。立雅欲歸故園，破屋殘田，思爲料理。先生曰：我正欲汝去料理，跟尋祖宗舊業，竭力修築耕耘，守而無失，但恐汝力薄骨脆，不能承任，抑知昊天上帝爲生人一大主人翁乎？日月星辰，則主伯亞旅也；山河大地，則田廬臺池也；元會運世，乃所以永遠爲業。堯舜禹一中授受，乃傳祖業之人；姬公仰而思之，孔子終日不食，則清理祖業，思爲子孫萬世貽謀之計。顏之克復，曾之忠恕，思之戒懼，孟之仁義，皆謹守先業，不至荒墜。周之太極，程之定性，又從荒墜中而得其不絕之緒。子靜宇宙吾分內，陽明六經皆冊籍，皆祖宗舊

簿也。而恍惚遇之。其間身版築之勞。躬耕鑿之力者。隨時隨地。未嘗乏人。然零星曲隅。未覩大全。猶以溝澮而侈言溟渤。邱垤而高談華岱耳。屋破矣。田殘矣。而廣居安宅。萬古常新。自開闢來。火不能焚。水不能溺。家家有此祖業。家家不能料理。一任頽敗蕪蕪。絕無有過而問焉者。天無日不生人。而不能得一承家立業之人。天負人耶。人負天耶。汝能料理及此。方是肖子。

為槐慶堂歸櫬。槐名公。徵槐孺人從弟。魏縣廣文。卒於任。貧不能歸櫬。先生糾同人助之。三喪皆得歸。

是年武陟杭行

麓世孫從學

十四年丁酉七十四歲

在夏峯

三月渡黃河。至杞。主孟調之家。楊方伯聞之。欲晤。先生不入城而返。

七月。尚兒。淫孫。入輝邑庠。先生在輝。本寄居自此入籍。

八月。鉅鹿楊猶龍過訪。時殷伯巖申孚孟俱集兼山堂。

猶龍名思聖。冀先生久在杞不得晤。故來訪於夏峯。時先生有畿輔中州人物考。楊留心當世人物。與之參訂。殊多伯巖

名岳。雞澤人。字孟名。潯光。廣平人。節愍公冢子。俱問學於先生。

九月八日孫浴生。尙雅次子。

十一月九日孫溶生。奏雅次子。

十二月。中州人物考成。

自敘云。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取善于鄉。可知也。過去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尙論于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則尙友古人。可或靳歟。殘年山居。無所

事事。偶於素聞。素見者。得百餘人。均之爲人物耳。或以理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抒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謂也。此五者。途轍雖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信仁勇。嚴甯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武著稱。抱道於身。未用於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敘列入科。而以

隱逸終焉。

是年新安楊乾行。健。新鄉郭駉。臣。近熙。郭駿。臣。遇熙。大興。李。奔。情。滋。大。梁。黃。載。公。載。從。學。

十五年戊戌七十五歲

在夏峯

先生題壁云。人生最緊懣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無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二月。畿輔人物考成。

其規模次第一。準中州考之例。

三月。葬張于度於夏峯北原。爲作傳。

先生誄以文略曰。于度爲伯順高弟。從余入山入水五十年。未嘗或離。左魏之難。履虎尾。涉春冰。烈士之名滿天下。卒歸老于蘇門。高蹈遠隱。志士不忘在溝壑。其庶幾乎。

七月。輯兩大案錄。

先生自序略曰。兩案錄者。一錄從來創業之君若臣。一錄從來中興之君若臣。蓋千古之英雄豪傑。經世宰物。莫有外焉者。故錄之也。或曰。主聖臣忠。不必盡在創業與中興。何獨錄此。曰。此原不可與守成者同日論也。不

階尺土。不籍一民。赤手而混一海內。此誠難矣。噓既燼之灰。尋已墜之緒。疎逃而恢大業。亦豈易言。然中興者。又視創業之規模小。大元氣厚薄。以爲後起者之綿促。漢高以匹夫而有天下。東漢節義之盛。超軼前代。昭烈猶能以偏安一隅。繫漢九鼎。此古事之可見者。蓋天原不輕生。一大有爲之人。經幾屯蒙晦塞。戕夷殺戮之慘。始生一人焉。以底定之。而一時之雲龍風虎。共濟時艱者。無一非承帝心之簡在。而此一人之與衆人。猶不知費幾許心力。歷幾多死生。而始成此永清之烈。以仰答天心。亦艱矣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若以易心承之。鮮有不顧隨者。人徒見功之難成。若謂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且疑天之私暱奸雄。豈知陰陽消長。氣機感召。有數存焉。即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兩案之人。不能盡舉。舉其著者。亦有我見爲著。而人見爲平。人見爲平。而我見爲著者。

各從所見

而已矣。

九月題餓夫墓

餓夫姓彭名之燦字了凡。縣諸生。甲申後棄諸生來遊河朔。依先生以居。紳士爲授粟。夷然不屑。有延之訓子者。不往。竟坐死於嘯臺之傍。先生義之。題曰餓夫墓。有文有詩紀之。

冬王申之率同人魏蓮陸等。葺余西山舊廬。爲雙峯書院。

易州隰崇岱書於石以記之。餘佑與同人講習其中。

是年陽武王君佐際三原武張天

章燦然。新鄉郭熙侯治化從學。

十六年己亥。七十六歲。

在夏峯。

示諸子曰。鄒子東廓嘗語同志曰。除卻自欺便無病。除卻慎獨便無學。此語原自道得。盡千聖萬賢真切做工夫。只要慎獨。慎獨者。正慎其毋自欺者也。古來自欺者。莫過鄉愿。故聖門痛斥之。衆皆悅之。欺人也。自以爲是。欺己也。欺愈工而斷吾真。

也益甚。自非獨勤獨證。戒懼提醒。終無自慊之路。爾輩誘染未深。天機用事。宜早致審於欺慊之介。尙其勉之。夙夜勿忘。

三月四書近指成。

先生自序曰。或問學何爲也。曰。學爲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操功卻在日用飲食之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元公曰。聖希天。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假年學易。而以不息法天行。在春秋以天自處。卽魯論二十篇。大之言仁言德。細之日用飲食名色。雖殊。要之文章皆性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至誠配天。同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學。殆所稱盡人以合天。則人也。而實天者乎。魯論所載。無言不可會通。然其教之所重。而本之所歸。則

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修道而教。孟子得之而集義養氣以塞天地。皆所謂一以貫萬者耳。不能得其一者。讀書破萬卷。究於自己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矻矻。終老無聞。余嘗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不能滿其分量。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卽如清任和。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皆古聖人也。微箕比干。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仁焉。支分派別之中。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必不能一者。是其端與我異者耳。非本天之學也。夫子嘗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曰。我知言。魯論二十篇。無一言不傳聖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千餘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其高。履聖人之地。而忘其厚。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大也。劉靜修著有四書精要。惜久失傳。鹿忠節說約一編。刻畫生動。余竊矣。偶讀論語。復識數言於其首。標曰近指。以告吾黨士之共讀。論語者。亦以示不可求之於遠且難之意。

寄西華左令。貴治自逆。闖肆虐。有蹈東海而不爲之臣。且耽輿之同姓。理寒石壘和者。世所稱魯仲連後一人也。僕素未識其人。其風尙可廉頑立懦。聞其家有老母。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夕。有子爲高節。不能庇其母。此同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也。僕訪其詩文零落。尤甚惜之。足下維持風教。使寒石之精神常在天地間。而表章之功。亦與之俱永矣。

雲南盧頌蓼貧老不能歸里。余言之僑寓諸紳。修養老之禮。盧曾爲衛廣文。年九十餘。無妻子。先生倡養老之舉。時王藝航爲具棺。郭公望每歲爲授衣。

諸子立會孟城。月兩會文。每會問先儒學術異同。或禮制祠祀錢穀之事。使自爲條議以質之。

是年易州田治堃。遼畝。安肅趙炎。杞縣劉菖石。始菖從學。始菖爲文烈公冢孫。以文烈公集乞序。武城王國鼎。奮師事啓美。今爲汲丞。復從先生學。

十七年庚子七十七歲。

在夏峯。

友人問執中之傳。肇自虞廷。子思子又加一庸字。豈以中之意有未盡乎。曰。中元虛茫無把握。庸平常確有持循。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傳者中而意即庸也。非有二也。故德曰庸。德言曰庸。言只此一庸。而聰明識解之士。多消熬不過。不跳於異端。則廢於半途。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庸莫庸於子臣弟友。而齟分難。庸莫庸於喜怒哀樂。而中節難。識庸則識中矣。○又曰。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證聖。世人莫之信也。夫聖也。而能離此日用飲食乎哉。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子曰。吾無行。不與二三子。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於此日用飲食而無慚。便可以俟千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也而忽諸。

二月。次曾孫用霖生。

綱次子。

三月。考蘇門遺事。

先生自序略曰。事何云遺也。萬歷庚辰以前。輝有志。百泉有志。事何以遺。庚辰以來。將歷三世。道之升降。政之因革。與人才之消長。孰爲綱之紀之。經之綸之。而使之不遺乎。辛酉。孝廉王遵道。嘗搜邑之大利病。彙成帙。以告邑令陳必謙。冀其見諸行事。爲永賴之圖。願莫之遂。惜身殞沒。而子孫零落。其所言何事。竟不可考。浸尋至今日。輝人輝事。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余雖衰病。偶有觸於見聞者。有往蹟。則有記。無蹟。則有文。獻可徵者。則有考。至勢不可支。時不可失。則有議。記與考之類。風教攸關。而議則民命所繫。語雖不文。意不敢苟。問有二三子。代予成之者。二三子之意。一予之意也。八十年來。咏歌蘇山蘇水者。碑碣闕焉。然有德之言。與有言之言。亦自有辨。其去取。當與衆共之。

九月。十孫漢生。

博雅長子。

十月書孝友堂家規

先生謂諸子曰。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壞名災已。辱身喪家。不知家規當先以身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慚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

婦婦。各無慚德。此是義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值君臣之變。周公值兄弟之變。雖各無慚德。然欲泣自傷。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儼以慈孝遺後人。子孫世守勿替。是在爾曹勉之。

友人問陽明教旨。先生曰。人有性有情有才。當渾然未發時。無才之可見。併無情之可言。祇有一至善而已。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發也。則情生焉。雖未見才。而有善有惡。便非渾然之體。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既動矣。而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善之情無盡。惡之情亦無盡。必須吾炯然不昧之良以辨晰之。故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既知善必爲善。既知惡必去惡。善惡情之發露。而爲善去惡。則才之效靈也。故曰爲善去惡是格物。物格正己而物正者也。是學問之終事。格至事物而窮其理。是學問之始事。

是年灤州趙寬夫御衆。盧龍韓子新鼎業。王伯生填密縣錢。升塔佳選光州陳向敏。宿州王有年永康安州陳澎從學。

十八年辛丑七十八歲

在夏峯。先生謂一鰥過畝曰。子夏子張。同是聖門高弟。一言可與不可拒。一言尊嘉矜容。蓋二賢各得聖人之一體。一是學毋友不如己者。一是學汎愛衆而親仁。各成其是。非有二也。

元日輯聖學錄成

先生自序云。三代以前。治統卽道統也。三代以後。有治統而無道統。道統於是乎歸之儒。韓子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周孔。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周程張朱。乃所以傳孔孟者也。遞及于明。薛子瑄。陳子憲章。王子守仁。其最著已。如鄒守益。羅洪先。顧憲成。馮從吾。皆醇儒。邇其源淵。蓋緣二祖列宗。心學之密。直接一中之傳。真以身行道於天下者也。世遠言湮。懼其久而或晦。凡關於道統者。輯爲一帙。名爲聖學錄。使列聖之精神。炳如

日星後之學者。知諸儒之興起。由作君作師者之鈞陶。其所繫豈淺鮮哉。尼山之纂修。憲章爲大。程朱之傳註。表彰爲先。某衰年寡識。敢曰表章前聖。然賴天之靈。苟安邱壑。一日不死。一日不敢謂無事。自辛丑元日。焚香手錄。共得若干首。末附臆測。以俟後之君子考衷焉。

二月 戴嚴華寓書問學

嚴華名明說。滄州人。先生答書略云。來書以閑邪存誠相質。略盡其愚。夫誠合下渾然不存。自存。天之事也。閑邪存誠。以人復天。誠之者事也。易閑邪以存誠。卽所謂去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去一分。天理

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矣。得力處自在閑邪。孔子之改過徙義。顏子之不貳不遷。曾子之戒欺求慊。子思之不疚無惡。孟子之集義慊心。總之一閑邪而已。其着落在庸德庸言。其功夫在學問思辨。德成之後。博而化善。世而不伐。未成之先。不知幾多困勉。由愧悔而憤發。鼓風雷之益。見天地之心。立地便能超凡入聖。堯舜湯文孔顏思孟。迄周程諸大儒。總是一箇功夫。天地古今。一誠流貫。原無封畛。無悖違。只有一邪以障之。舉足成迷。骨肉相殘矣。閑之熟。外邪自不能攻。內邪自不得起。成性存存。仍嘯天地古今。於太和一氣之中。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三月 約遊嵩山。至孟縣而返

韓鼎業來迎。先生爲嵩洛之遊。於三月朔出門。子翼雅博雅孫淦從。由新鄉會於郭公望家。至獲嘉。拜賀景瞻先生祠。搜其遺集數種。過覃懷。諸友爭延留。皆令其子若孫追隨。有以襪襪至者。曰

異日成人。曾於兒時見孫先生也。孟縣有隱士喬騰鳳先生。過訪其家。辭行塢。留下榻於翁園。復約同遊。嗣以事阻不及往。惟遣兩子以謝候於嵩者。有望嵩詩云。嵩嶽依稀百里間。殘年臨路歎艱關。不才自願非聞道。坐廢中途只等閒。有嵩遊日記。

四月 衛河督水田華石檄郡縣諸生。會於百泉書院。就余講學。余辭之。

田名本沛。

五月寧國吳生訪余夏峯集諸友於孟城爲講習之會

每月以十六日爲期同人遠邇畢至先生會語有云吾黨能自好稍有執持者皆其有意見者也不知意見二字最害事

勝氣凌物是己非人學者第一要治此病不能破除畢竟是一自賢自知之人而已矣安望其入德而聞道哉舜之舍己舍此意見也孔之毋意毋此意見也顏之克己克此意見也意見各不同雖有淺深理欲總之執而不化果能破除心虛無物物來自能順應我輩吃緊功夫全在於此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爾等默默自省勿欺勿諱時時刻刻全力破除此件此是眞實爲己學問外不必多講以恣口說

七月三會孫用桓生

潛長子

十月成述祖德詩

詩云維我始祖肇自興州文皇召徒各卜一疇賈氏之莊爲世首邱代乏聞人桑土緇縲遷居北城曾祖庇庥

遺跡我祖始衍箕裘締造維艱敢忘前修○於維我祖人號佛兒淳衷實行面背無岐年近知命始薦棘闈十年作吏冰雪自持宜雖不達人信無欺子孫曾元繁衍維祺祖德惟馨令譽永垂○於維我考是謂京家兄弟異乳門內多譁考心用傷動忍彌加前承後啓矢志何涯色養北堂獨力孔嘉豪士悲歌野老桑麻彥方君實攜手同車○於維季父訥訥古人不達世務不入俗塵寧固寧儉獨守其眞與物無競返朴還淳下董生幃守原憲貧我從問業不墮迷津司鐸鄴下教澤猶新○惟我伯兄賦性磊落人所牽纏片言領略雖值家乏意忘寂寞杯酒浩歌情有餘綽保安鄉曲輯強扶弱居荆軻里奉劉琨約兄也實師父命從學○惟我仲兄賦性和易履道坦坦蕭條高寄義激於中瑋禍不避悍使之馴貴不敢媚得飲酒情晰涉世義長而有述老學更趨庶幾有聞以醒爲醉○祖爲廉吏弟能繼之考有懿德弟能宣之爲人爲子庶其無虧朋友切切兄弟怡怡武學七載不怕鬼窺武城年餘不虛人嗤無百畝田有萬首詩

是年河內郭世昌顯琮沈大中
盧龍張嵩崑延津李鼎新從學

十一月十一日孫湛生尙雅
三子

康熙元年壬寅七十九歲

在夏峯

正月書經近指成

先生自序略云。蔡子九峯之言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

言矣。然心何以得也。靜言思之曰。惟一敬。夫敬德之聚也。惟敬始能凝聚此理。于心而無所放逸。倘或不敬。則心君縱恣。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將於何處求道法。更於何處覓治法乎。堯舜禹以精一執中相授受。非敬而何以精。何以一。精處便是敬。敬之不息而無所以雜之者。卽爲一。一則中矣。商湯周武之建中。建極。舍敬而中於何建。極於何建哉。不獨湯武。皋夔伊傅。周召諸大臣。明良合德。臣主同心。其所合所同者。無一不本於敬。以敬德而祈天命。顧民譽。慎五刑。肅六師。時至事起。殊途同歸。則二典者。固三謨諸訓。誥誓命之貫。崑也。自五十八篇推而至於六經之旨。亦無一不本於此。大凡不本於此者。皆旁門異說。非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道。孔子與子路論君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至安百姓。而堯舜猶病。敬之分量。安得有窮時。敬之程。安得有息時。堯之欽若昊天。天之健。堯之欽也。舜自夔夔齋慄。晉瞽允若。以至元德升聞。毛髮骨節。總一敬之所傳。見一息不敬。則無所以主此身者。與天地萬物。有何關涉。堯舜湯文。聞而知之。聞此敬耳。禹皋伊呂。見而知之。見此敬耳。

四月四曾孫用楨生。塗長子。

五月鹿忠節孫從心客死武安山中。迎其孤寡來夏峯。

韓鼎業貧共來。郭公望爲之周視。後魏一鰲爲移葬夏峯。

王之徵再來夏峯。先生手示云。天理在日用動靜上見。非謂日用動靜卽天理也。此處必須眞實分明。方有功夫。明道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不能自己體貼。終與我無干。又云。道在日用飲食。謂日用飲食之合乎天則者是道。非日用飲食卽道也。合乎天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處。由戶皆由道也。飲食皆至味也。明道正於此體貼。

是年汲縣任含眞宅心。李合符中節從學。

二年癸卯八十歲。

在夏峯。

乘燭吟云。客裏逢人日。草堂一題詩。題詩識夙昔。非以耽文辭。五十謝公車。八旬坐書帷。白頭竟如斯。辜負垂髫時。因思衛武公。耄年何所窺。獨此嗜學心。相見有循持。人莫不飲食。其味鮮能知。人莫不由戶。由道者其誰。合則一切合。離則一切離。

非可冒昧承。冒認祇自欺。乾坤原易簡。陰陽自偶奇。時物任行生。俯仰夫何疑。古來賢達人。別是一鬚眉。乘燭光幾何。勉勉有前師。

識吾說示諸子。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惚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忤於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愧不忤也。而謂識吾乎。

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無惡於志者何在。充焉而無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饒也。而謂吾識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所好焉爾。

八月。河南提學使孔公刻余四書近指於大梁。

孔名允懋。

先生謂御衆諸子曰。素貧賤行乎貧賤。此是我輩今日第一緊要語。聖人不去非道之貧賤。況今日乃道中之貧賤乎。第貧賤實有不堪之憂。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俱不必言。至拂亂所爲。英雄豪傑。幾不能自主。此而不移也。誠難矣。然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卻在此時。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孟子曰。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豪傑的底本。

學問不長進。多因己不肯舍。人不能容。不肯舍。己便自護。己一護。內實多欲。何以容人。不能容人。便自責人。人一責。藏身不恕。其誰與我。積漸而往。文過飾非。皆自護己一念。生嫉賢忌能。皆自責人一念。生舍己之盡者。爲至聖。克己之當舍者。爲大賢。不能舍。則自用而已矣。妄人而已矣。實能容之。爲樂育。勉而容之。爲含忍。不能容。則褊衷而已矣。冥行而已矣。諸君今日。既有志向。學靜言思之。果無勝心否。果爲人留餘地否。不能也。不能而日思所以能之。如疾痛之在身。務求克治。則護己責人之私。便無地可以自容。此共學第一吃緊事。勿徒作口頭語也。

太原傅青主山過夏峯。爲其母貞妻。君求誌墓。先生重其人。隨手書與之。

是年輝縣劉震之鴻覺大興鄧其可傳。
涿州張叔大興泰淮安吳嵩三珊從學。

三年甲辰八十一歲。

二月聞濟上事。余具呈當事北行。

順治九年曾奉旨詳察確訪明未死難之人在廷諸臣各舉所知先生故有甲申大難錄一編濟寧州牧李爲授梓至是嚴野史之禁有老齋見編內有野史氏字以爲此奇貨

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此信初傳聞者皆爲變色先生正在水部座上聞之飲食談笑自若曰天下事只論有愧無愧不論有禍無禍八十一歲老人得此已足矣遂投呈當事自請赴部適滄州陳子石奉勅來問學辨晰疑義猶手爲批答同人皆詫其迂奉勅曰學術所關甚大余固知先生不以此介念也迄登車尙問難不已

三月至中途聞簡原書特爲表忠毫無觸忌釋濟守歸余遂返

先生初北上時李滋同仲子奏雅仲孫淦姪孫永慶先往于順德道中遇劉鴻聲自北歸傳濟寧守將復

任奏雅遂迎先生

從大寧舖旋車

先生途中語諸子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義士孝子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張無事不宜生事有事不宜避事學者正在此着力至衛源遇曹子顧學士曰張于度在乙丙間同先生周旋左魏之難今于度死應必有張氏子姓從先生左右者時于度之叔于度之子皆從行子顧爲之稱快

答同人慰問云當此之時誰敢自謂無過所恃者此心無疚禍患死生聽之而已借鬼神之祐同人之庇幸不罹于法網實出望外從此當閉戶修省以答神人之休默之一字原聖人微妙處其默足容此是何等功力何等境地願與諸同人精思而實體之

輝令知子歸復聞之督撫諸公豫督劉疑之余復北上

大難緣進呈已經讞譯並無他故吏兵刑三部俱已覆奏得旨豫督劉堅促赴部先生曰此鬼神令我展先人墓也復驅

車就道四月初自衛源北發范陽耿子亮振采來

執贊值先生已出門追至宜溝遂于車中問業

五月抵里門展墓因念戚友門人奔走道途有古人急難之義余以贖贖支離飲食講習若無與於己者殊有愧於同人也兩番從余者甚多而始終周旋則高薦馨魏蓮陸李鄴番馬構斯子孫則博雅

韻雅賢洽

廿八日至保定魏一鰲高鑄率同人迎於大雞店先生長女在郡買棹然其外孫也留郡城者四日朔三日抵北城舊廬展祠墓畢稍憩即北發

次涿州聞大司寇高公似斗已致書劉督事遂寢因旋車歸北城

寄高似斗詩廿年蹤跡隔龍門魂夢依然雙柳軒願我蹒跚蘭譜燦得公推解雪堂溫祥刊轉

靜陽春滿拯難風高古道存聞說

有堂開綠野遙瞻紫氣映山村

里門無事戚友日相過從余衰病不能續舊遊自定與涿州歸僅兩至新安

六月爲韻雅立嗣命名浩

寄魏石生家宰書云嘗讀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之言以其知己之難也至於感恩亦有未可易言者其坐享曲徙之福與身膺焦爛之禍雖其中有幸而謂能忘情焉必非人也司馬子長以絕代之才常歎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遂至虧體辱親抱千古之恨如祁奚往見於范宣俾節陳說於靈寔其間有關一人之身有關黨人之禍拯溺救焚之心亦云苦矣而叔向未有感恩之辭孟博竟無報德之誣豈古人心之所寓非近今所能窺耶某之不類不足方古人萬一且素未侍左右通殷勤於大君子之前也而先生出其調劑撲烈焰於未燃障扇流於未潰始終愛護較之奚與彪而泯其聲色較之向與滂而全其身名此段至德求之史冊中亦且難其人感恩知己兩念並切某亦且忘於無言矣

七月望日修祀事

合宗族老幼八十餘人祠祭畢各詣墓薦麻穀祭畢祠中享胙昭穆坐修敦睦之義

十二月里門族黨觴余北地戚友門人畢至

十四日先生誕辰也先生在里門諸友實問各標見解先生曰我輩論前人要虛心平氣毫不得以愛憎參之大凡前人建一事立一言不知費多少苦

心而事始成言始立我輩即有一得之見欲効忠告於前人此中正不得太認真過負氣徒快一時之口談也學問之道表裏處多則闇修處少與人言須看其能承受與否不得強聒以失言此熱心人之病余毫矣尙不能除偶有所觸拈以志警

是年容城孫鼎甫立勳李吉占瑞徵李公傑昌宗李胤生發長易州崔管望若泰田界堦迺理清苑劉公理統蒲州高叢臣侃新安管公式有度楊亭子爾嘉楊滿子爾涉管振聲嗣音周御五維翰陳憲五大廷杜孟南郊從學

四年乙巳八十二歲

在里門。

先生語同人曰：陷於習俗，溺於聞見，俛俛然自以爲是矣。然要領未挈，如舟無舵，安能涉風濤之險，而免傾覆之患乎？大聖大賢，固各有要領，如明道以體認天理爲要領，陽明以致良知爲要領。良知卽天理，致卽體認功夫。纔是實有諸己之謂，不

滯見聞，而見聞莫非天理良知之用，不離習俗，而習俗總歸天理良知之真，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纔是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

新城王濟美方穀容

城劉重華鼎新從學

正月，尙雅自夏峯至，致蘇門諸友屬望之意。在里門者，爲余築舊廬相留。

容城諸友聞先生有返轅蘇門之意，眷戀不忍別，屬邑學博柴君拱醜金

置產留之。先生辭以書云：僕聞之，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十五年輕去其鄉，展墓疎違，真有愧于古人。雖當出門祭告，別有祇承先人之意，然以情理論之，在家較在外，其義自長。諸親知之，惓惓相留者，其成我也至矣。僕卽不佞，寧忘斯雅，已與同人從長計算，暫作南北之遊。徐圖終老之計，兩地之骨肉，兩地之聲氣，庶不至睽隔耳。忽聞台下出單，醜分以謀恆產，此舉則萬萬不可。乙丙後，大家皆貧，無有餘何以補不足，且僕自束髮時，聞先人訓誡，承良友提攜，辭受取予，頗不敢苟，義利之辨，聞之已熟，望急收前單，君子愛人以德，惟原鑒區區之誠也。幸甚。

二月過滄州，戴嚴犖具輿馬，令季子王綬及其友陳遇堯來迎，下榻於定園，浹旬復歸北城。韻雅從。

先生

初意由滄州抵蘇門，族黨各含悽相

留，先生以祠墓動念，遂仍歸里門。

滄州從學者戴嚴華明說率其子王綬王
絜孫晏暨陳遇堯趙時泰孫揚陸劉重慶

三月自里門南發

先生十六日出門杜君異集諸友李昌宗家各以所見相質先生隨人指引夜分忘倦先生曰余八十二歲人念同人依戀之意約一歲一度北來竊不欲以衰老自阻諸友應念病叟求益之懷能自勵於別後庶不至闕然於臨岐也有詩云壽年仍去國臨路意何窮大道無南北吾徒渾異同酒斟燕市月帆掛衛河風非作隨陽者年年伴塞鴻

四月至成安留王玉乘家

留成安月餘諸友興起者甚衆從學者邯鄲徐夢松成
安趙應文暨子廷燦閻廷儒弟廷秀唐文龍王特簡

五月再抵夏峯

諸友聞先生至日來省視先生曰學人要日日有憤焉求進之意方免於墮落一有悠忽便成苟安雖於日用飲食之間倫常事物之際未見有缺德敗行之處然不見其進便是退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學如不及日日憂德不修義不徙而不善不能改也我輩可苟安而不思此一憤乎願我同人共勗之

六月十二孫濂生尚雅四子

十一月張仲誠以書論學

答書略云。手教謂學以學此心不至於天。有難已者。此言能挾其要。與鄙意正相脗合。于聖萬賢。總不外是。豈獨四子。即六經之義。焉能出其範圍。諸儒或小德之川流。或大德之敦化。亦豈能外於此。

哉。僕謂陽明接聞知之統。爲後學闢一生面。大破帖括口耳之習。學者果能見其確然。不可擬議。當下承當。則自致其良知。即自信其本心。庶天之所與我者。不至因循半途。廢棄一簣。操之在我。窮達何分。時爲平仲晉卿。則即爲平仲晉卿之事。時爲靜修。則即爲靜修之事。時之所遇者在天。而我之所學者本天。而不違乎時。此處師友之夾助。自不可少。空谷窮山。何幸來有道之矚勉。僕策燈燭末光。嘗以不學便老而衰。自奮便鴻。望有以教我。也。○又答書云。手教塵壘千百言。不傍人口吻。至知行合一之說。高明重行字。此尤對學者口耳涉獵之病。僕昔與張東昌屢辨之。伊時亦持臺意。東昌反覆言之。大旨謂知行並進。庶不隲於一偏。即如時習當屬之行。而知固在其中。到悅時則無知行之可分矣。不行固算不得知。不知將置置然行之乎。如適邦畿者。須先計其路向。酌其資費。勿畏難自阻。必期至於邦畿而後已。去之之時。到之之後。將屬之知乎。將屬之行乎。此陽明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言也。陽明子接聞知之統。僕私心自信。不敢求他人共信之。不意鹿江村之後。再得同心。至判朱王爲二。不欲持兩可之說。足見自信其心。僕昔與吾友持之甚力。迄讀晚年定論。暨其全書。而後知晦翁之學。非後學可輕議。涇陽顧子論之。頗得其當耳。○仲誠名沐。上蔡人。令內黃。復遣二子溯端來贊。是年新鄉尚威如重。鄆陵梁以道延援。馬千秋。王餘厚。延津申宣國從學。

五年丙午八十三歲

在夏峯。

有會學無究竟，功無定程，身與境會，其性自靈，非行仁義，仁義無形，履道常坦，靜坐獨醒，鳶飛魚躍，水落山青。

二月，過內黃。先是邑令張仲誠，因余有北歸之約，遂迎至內黃。迄至而肢體困憊，復歸夏峯。往返計月

餘。王璫耿極，質韻雅從。

仲誠與紳士講學於明倫堂，請先生登講。先生辭不往。仲誠復率僚屬紳士就於行館。先生曰：昔朱子講於白鹿洞，象山適至，發明義利之辨，至今服膺其說。今日使君不爲紫陽，某亦不爲象山。因舉夫子學而時習一語，反覆諄切言之。謂子臣弟友之道，俱在現前，不可須臾離。吾人無時不在道中，則無時不當在習中。一部論語，句句皆時習之功。其爲人也孝弟，便是在孝弟上時習，不可巧言令色，便是在言色上時習。三省吾身，便是在爲人交友師傳上時習。道千乘之國，便是在敬信節愛使民上時習。以至無友，不知己過，則勿憚改。何處非時習之地，但人不能立志耳。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從心不踰矩，只滿的志字分量。然義利之介，最微聲色貨利之私，中人最細，緣爲所誘，便是志之不立。急須照察克治，不使一毫私僞存於其中。始得孔子生平不輕加人以賊字，而獨以鄉愿爲德之賊者，以其忠信廉潔，皆出於僞也。時時照察，時時克治，務去其欺，而求其慊，方能日用倫常，不離於道耳。故願學聖人者，當自立志始。

八月，五曾孫用梓生。

闌三子。

九月，睢雅湯孔伯來問學。

孔伯名斌，先生爲遜菴說贈之。云：易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夫獨立者，獨守其道而已矣。苟世路荆棘，斯文淪晦，獨立誠難，誰能不懼。遯世誠難，誰能無悶。懼生悶，悶還滋懼。彼在中

弱植者滅沒矣。卽矯亢以犯難行，非獨立之謂也。奚當於遜之義哉。遜雖以潛爲義，然與退相反。非龍德不能潛，卽於田於淵於天。總之此龍德也。亦視其時何如耳。以退爲進，則老氏之術。君子不貴也。夫子終身行終身藏，藏可以必之於己，而行則聽之於天。君子能違時乎哉。孔伯告歸，口占送之。師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燈燭光，空山自寂寞。舉世逐鷄羣，子也雲中鶴。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託。相視在無言，鳶魚自飛躍。借登邵子窩，空中觀樓閣。月窟與天根，門關而啓籥。欲別不忍別，後晤有夙約。歸當過內黃，咫尺卽瀟洛。

十月張仲誠刻理學宗傳於內黃命湯孔伯與博雅校訂

宗傳刻未完。仲誠去官衛輝太守，程念伊竣其事。先生自序曰：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

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可岐視。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卽是自己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攜，時證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沒，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瀟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邇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瀟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詰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宏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卽博卽約，卽知卽行。蓋仲尼沒至二千年，由瀟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泮江豈非

紫陽之真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靜言思之，據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顧端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唐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尙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真修之悟，其悟皆修，真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炫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以抵極也。此編已三易，坐臥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賤，老因躓於流離，曩知飢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跛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

十二月 柏鄉魏石生書來論學

先生答書略云：文武以前，道統在上，治統卽道統也。孔子以後，道統在下，學統寄治統也。大人之實事，聖人之訓述，顯晦殊途，本源一致，纔不出聖學本天一語，不本於天，則異端耳。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一善也，達而在上，與窮而在下，同一命也，性也，則同一善也。君道以此治天下，師道以此覺天下，理一而已。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孔子論行論仁論孝，每每問同而答異，至微箕比夷尹惠諸聖，使其生於孔孟之後，當不止如朱陸之異同。與朱王之格物也，尊德性道問學，說雖不一，本是一事。本人旣已相安，後世仍然聚訟紫陽格物，人謂屬知，陽明格物，人謂屬行，又有謂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正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功始備而密，則是二子之說未嘗不合而爲一。如春夏秋冬，皆一其令，強而同之，勢必不能，故非知天，必不能知人，蓋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恥躬不逮，聖人固慮之矣。

是年山東張汝霖山西常
大忌上蔡王志旦從學

六年丁未八十四歲

在夏峯。

先生偶書云。夜來臥醒。明月照窗。忽憶孟子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不覺凜然懼。又不覺躍然喜也。夫何以懼也。懼其以人而淪於禽獸也。慚負天地。污辱父母。寧無懼乎。又何以喜也。喜違禽獸。復轉而爲人也。性吾自盡。命吾自立。寧無喜乎。夜氣二字。真是起死回生一粒金丹也。孟子真有功於聖門哉。孟子自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余思之。浩然之氣。固夜氣之所積也。存存不息。平旦如是。日晝如是。極之而造次顛沛。無不如是。是義集而氣自充。氣充而行自慊。將見剛大之氣。復歸於徑寸之舍。而道義之配。自塞乎天地之間矣。夜氣者。人禽之關。亦死生之關也。

正月。訂家禮酌成。

先生自序云。家禮酌者何。酌夫貴賤貧富之不同。器數文物之互異。分之爲各家自行之禮。合之爲衆家共由之禮。此其所以酌也。不驚夫婦之愚。不傷渾樸之舊。如其必不可行。必不能行者。則亦不必酌矣。竊自有儀禮以來。學士大夫之家。相傳爲鼎彝寶玩之而不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已心厭其繁。故多方以補救之。而後世之靡也滋甚。常思之。孔子與子夏論禮曰。繪事後素。則其所先者可思也。中庸敦厚以崇禮。厚固其所先者哉。禮從厚出。卽三千三百。不足盡太素之體。所謂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爲萬殊者此耳。先聖先儒定禮。無非教人以敦厚之意。今之四禮。雖云廢弛。然天下無不冠不婚不喪不祭之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但願行禮者隨分自盡。而不瀆其忠厚之初可也。近寧陵呂氏有四禮疑一書。其簡易有先進之遺。間嘗竊取其義。夫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更有望於後之君子。

正月。六曾孫用樟生。

淳長子。

二月。陳子石再過夏峯。

奉勅兩自滄州千里來問學。先生嘉其篤志。臨歸謂之曰。論本體只是性善。論功夫只是慎獨。善兼天下。古今以爲量。獨合隱微。見顯以爲功。奉勅因請額其齋曰。慎。先生復爲之說以貽之。

三月程來儀病中介友正弟子禮。

西華程來儀名起鳳約御衆同問學夏峯忽病劇介御衆代爲納贊先生嘉其志而傷其年爲作傳。

十一月新安崔玉塔來問學。

玉塔名蔚林每歲過夏峯先生與之問答甚多有云子既有嗜於陽明要得陽明與程朱相劑爲用之意而非有抵牾也得其相劑之意則宗傳中諸儒無一而不供吾之用五味調而成羹八音

諧而成樂四時備而成歲智廉勇藝文之以禮樂而始爲成人故川流教化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能匯其源則所觸之一節皆全體也存此一說便欲廢彼一說有春而可廢秋冬乎有甘而可廢辛酸乎此必不得之數也孔孟之用在萬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言用耳拘曲之士不能用於一身不能行於家庭猶居然自命千古耶楊晉菴之言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窮則獨善其身有多少力量在路無旁蹊理惟一貫第爲之而已矣。

七年戊申八十五歲。

在夏峯。

盧龍韓子厚坤業從學先生嘉其孝有詩贈之。

趙憲清以其子庚介寬夫來贊庚問未嘗學問入門從何用功先生反覆以孝弟勸之謂堯舜不外於孝弟仁義禮智樂之實統歸於事親從兄協天則帝不過爲唐虞之孝子孔子垂教萬世亦不過爲春秋之孝子孟子陳王道明聖學鄙管晏闢楊墨那一事離了孝弟能見得孩提稍長之眞面目堯舜孔孟之眞面目在是矣。

二月七曾孫用模生。

潛次子。

三月。敝鹿江村年譜。鹿先生門人陳鉉始纂創年譜。先生爲序。命長子立雅杜子越搜其遺事續成之。

四月。張仲誠自上蔡來內黃。諸門人續至。留十餘日而別。

偶會詩云。理惟仍舊毫無異。氣卻因時未有常。畫餅已完難入口。剪花雖豔不聞香。經綸到手爲指點。愛理隨心自主張。運米搬柴皆妙道。尚餘何事費商量。○示同人詩云。學問要從躬上得。文辭璀璨總浮塵。年來疎漏堪憐我。老去空談恐誤人。萬紫千紅渾是齋。單枝獨葉漫誇新。洗心藏到無言處。此箇工夫誰認真。

四月。八曾孫用榦生。注次子。

是年山陰沈甘來。徽州方馥。滄州李玉鉉。獲嘉王柔。新鄉段廷瑄。孫纘緒。張琰。張璣。郭景暉。劉若武。杜晉卿從學。

八年己酉。八十六歲。

在夏峯。元日有述。不談仙術。不談禪。遇事只爭一着先。地步放寬着脚穩。欲尋樂處但隨緣。○東風育物人不知。動地驚天未足奇。尼父功夫惟默識。至今底蘊未能窺。

是年自春徂冬讀易。再訂讀易大旨。先生初與三無老人讀易於聞嘯樓。嗣後集諸家之說。手書讀易大旨。至是幾易其稿矣。

五月詔舉山林隱逸輝邑謬以博兒應有辭郡縣諸公書

與郡守程念伊書略云頃聞輝縣奉採訪山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某父子聞之惶悚無地某今年八十有六

耕鑿灑掃皆兒孫身自爲之豚兒博雅在某左右居家則任書記瑣屑之事出門則代僕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遂成廢棄今明公何所聞而欲使濫膺大典不獨有辱知人之明而某以謫廢之年失所倚賴明公尙宜相成以德也

六月舉元孫同人贈五世一堂詩文彙成卷

臘之十四日爲先生誕辰遠邇同人畢至稱觴客甫入座長孫瀾適抱其孫自容城來先生喜加七箸衆皆以爲快

先生與寬夫以道升階書云入道之器朴實聰明固各有說聰明者雖曰驟閃然知其不可驟閃則會得容易其得力不更捷乎顏子聰明天授而以如愚出之故能潛心而醞釀翕聚處不肯少動彼有聰明而驟閃者乃不聽不明者耳嘗思世界如急流石火全憑幾箇至誠聖人運轉其中一起一伏通幾皇以來是一箇人是一箇心中間雖有屯厄元氣環流上生百世下生百世其在一身如呼吸有消息生死有消息四時有消息日夜有消息而惟此至誠一念無有夾襖故無止息也天之清地之一日之升月之恆山之峙水之流皆一誠焉耳不誠則乾坤熄矣誠以事父則爲孝子不孝便是無父誠以事君則爲忠臣不忠便是無君聾者不聞鐘鼓盲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故曰不誠無物則誠身誠意合于聖萬賢發揮此誠字不盡願與吾黨士共勉之王心齋曰天下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中庸之誠身身吾之身也大學之誠意意吾之意也有何費力而難於誠哉

聖學以性爲宗能盡性便能以一性納古今民物胎卵氣化之性而我性不覺其大又能於我不觀不聞喜怒哀樂中見民物憂喜榮辱生死之狀種種顯見無有隔處故聖人上生百世下生百世祖述堯舜是孔子上生百世也堯舜之心至今在是堯舜下生百世也千古聖人隨緣出世過去的聖賢卽是未來的聖賢禹湯文武卽是孔顏過去關閩濂洛卽是顏曾思閔復來聖人精英在世週環今古之間總之了當此一箇性字不盡若云性有盡時則乾坤熄矣萬古此性萬古此人叔季之世未嘗化爲鬼魅也彼視晚

近爲難化者。非但薄待斯世之人。亦復辜負己性不小。

語含真合符云。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程門宗旨也。卽濂溪無欲故靜之旨也。嘗思之。喜怒哀樂未發。卽不觀不聞之體也。看未發前氣象。是教人下戒懼功夫。不是作一段虛光景玩弄。莫看此語太微妙。人人有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未發時。中何嘗不在。中者性也。中固鮮能。人豈有無性者哉。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戒懼慎獨功夫。在勿忘勿助之間。此程門之所以多賢也。

密令李松友嘗以書問學。先生答云。扎中不見功而獨見過。依中庸而惟恐下達。此段用心之密。卽慎獨誠意之學。與今之所奉功過格者。相去不啻天壤矣。况行之二十三年。本性自當發露。形迹自當渾合。臺扎猶拳拳不釋。抑亦有所未安耶。蓋人生局不論顯晦。年不論強弱。天皆賦畀以全美之性。以一念真實心。流通於天地間。施於家者以此。施於政者亦以此。但於統宗處理會。卽外物之搖亂。正屬磨鍊。而本性之體自如。就今日爲政一邑。不獨大夫之賢士之仁。皆我所事之友之任。觸一民一物一草一木。皆我性分中所有事。總本此惻隱至誠。一念所感動。至瑣屑棘手之處。卽至中至庸之理寓焉。櫛柄在我。隨感而應。久之自當渾合同思。當日逐事逐念考察。祇屬入門階級。操修堅苦耳。以之拔本塞源。尙須理會頭腦。

六月九曾孫用桂生。

淳次子。

十月十曾孫用枏生。

綱四子。

是年密縣李希文鄭有

四新鄉郭晉熙從學

九年庚戌八十七歲。

在夏峯。

先生語學者曰：古人往矣，而讀其書，誦其言，其人之精神眉宇，宛宛如見。蓋其人之生氣，原未息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到得光輝發越時，則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矣。豈復有晦冥之日耶？獨怪今之人，食息起居，與古人無異，而奄奄待盡，安望其上生百世，下生百世，而有光輝發越時哉？余願學者起頭用力，要有李光弼入軍，旌旗變色，氣象其既也。要有周亞夫中夜聞警，堅臥不起，定力兩者兼之，庶爲實學。有此一段生氣，便是大而化之路頭。○又曰：張子以變化氣質爲學，此便是知所用力者也。柴愚參魯，師辟由臆，皆氣質之稜也。而柴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悝之難，子曰柴也來。參日省有三，承一貫之傳。子張前有輝而後有光，子路無宿諾，喜聞過，是皆能變化氣質，而有所得力者也。我輩第清夜省察此身之受病何在，而急求變化，則一日之用力，便當有一日之得力，以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其斯之謂與？力後又開用力之端，修中悟，悟中修，修後悟，悟後修，循環無端，新新不已。聖學與天同運者，以此。

是年自春徂夏，再訂書經近指。

二月，湯孔伯再過夏峯。

孔伯留兼山堂者浹旬，先生語連日夜，載答問甚多。一日曰：堯舜之參贊天地，人可得而見也。孔子之參贊人，便難見。孔子之參贊在萬世，及門士已早知其賢於堯舜，然卻自尋常日用一言一動中見之。

如師冕見，瞽目之人，此便是天地缺陷處，而及階及席，相師之道，便是贊天地之缺。知孔子之參贊，則知人人有參贊。堯舜可爲孔子之心，至今在，明道天理二字，自己體貼出來，此便是贊天地處。○又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之於陽貨，孟子之於王驩，皆遠小人者也。孔子何等渾然，孟子便不免有痕跡。此孔孟所以不同也。顏曾皆傳道之人，曾點漆雕開皆見大意之人，而顏子喟然一歎，與曾子之唯，亦微有不同。孔子之全體大用，顏子之喟然一歎，已全領之。所謂發夫子之蘊者，此也。故先儒云：顏淵沒而孔子

之道未器。點也。沂水春風之對。與知爾何以之間。一若了不相涉者。然無用之用。其用乃大。夫子老安少樞之志。被此言從無意中道出。故不覺喟然與之。較之悅開。又自不同矣。孔顏兩喟然。有多少神情在。令千載下凡有耳者。莫不聞其喟然之聲。學孔顏者。須從兩喟然處會其神情。方見孔顏生氣至今在。

十一曾孫用楷生。潛三子。

五月蔚州魏環溪寓書論學。

環溪嘗以書問學。是年居母憂。先生與書曰。聞之先正云。讀禮之時。凡事可廢。獨不廢朋友講習。蓋講習正讀禮事也。羅文恭亦以爲然。從來真儒碩士。多奮起於讀禮之時。此時孺慕念切。

真性用事。故學專而力定。

馬玉筭又令其二

子禹錫九錫納贊。

九月李松友刻余格物說家禮酌。

松友名居易。東阿人。令密縣。以不得越境受學。類以書質。至是遙拜稱弟子。

萊蕪呂原水源介寬。夫同過夏峯受學。先生語之曰。須生淡其安飽之心。方可言學。孔子稱顏回好學。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自謂好學。曰。疏水曲肱。樂在其中。孔顏一生。只得力一窮字。鹿江村云。貧卽是道。又云。窮字極聖人。知言哉。原水聞而躍然曰。終身佩服。受用不盡矣。

寬夫問箕子不死爲傳道也。豈逆知有武王來訪乎。曰。箕子一日不死。殷家一日不亡。比干之死。雖比干之事。箕子視之。卽己之事也。微子去之。雖微子之事。箕子視之。亦卽己之事也。總之以天自處。武王之遇合不遇合。皆無容心焉。故曰商周之際。道在箕子。

十月。魏蓮陸三過夏峯。晷念衰遲。未忍言別。爲掃一茅以居之。

一茅在兼山堂東偏。一鰲病不耐俗。先生曰。聖人之教。爲愚夫愚婦之共由。賢人之教。乃高人士

所獨契。請看師冕見一章。便是聖人萬物一體。

胸襟位育天地全體。學者須進此一層方是。

大名熊洛敘九疇。年七十餘。讀先生答問宗傳諸書。深有會於心。以病不能來夏峯。對耿極所藏讀易像拜之。稱弟子。以書問難。有學言錄一卷。迄歿後。先生序之。

薛儀甫鳳祚。自益都再視先生於夏峯。年七十餘矣。攜其所著歷學會通二千餘葉來質。先生曰。夫子之性與天道。夫子之文章也。不明於吾之性。烏知所謂天之道。不明於日用之文章。又烏知所謂性與天道哉。鄉黨一篇。夫子之飲食起居也。是卽夫子之性也。流行也。余嘗謂讀古人書。任從何處領會。無不可直證源源本本。蓋道惟一。二則岐。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惟一故無不貫。全在聖人身上。泛應曲當。俗學不能一禪學元學不能貫。名家法家不必言矣。

滄州劉興秀。新鄉郭承休。郭景暘。郭珠。段四。

知暢。秦徵。劉學樞。輝縣王鄴。王郜。朱藝。從學。

十一月。十二曾孫用棟生。

浩長子。

十年辛亥。八十八歲。

按先生自敘譜至庚戌止。是年以後。俱係門人從日譜中考入。

在夏峯。

先生語諸子云。無極而太極。無而未嘗無也。太極本無極。有而未嘗有也。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故陽明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直造先天未畫。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合於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未由。茲顏子之所以爲真見也。所以能發聖人之蘊。彼滯於有而耽於無者。胥失之矣。

兼山堂示諸同人。孩提之不學不慮。即聖人之不思不勉。但要識得不學慮如何。是不思勉。日用之共觀共聞。卽道體之不觀不聞。但要識得共觀聞如何。是不觀聞。聖人一生功力。全在此處用。非一識得便了事也。盡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生安卻靠不得。大人不視赤子。不知有多少存養在。君子道不可離。不知有多少戒懼在。

先生手書示諸門人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惟其簡易。故愈充實。而愈有光輝。至誠無息。無息此也。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焉。至此也。故人皆可以爲堯舜。塗之人可以爲禹。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謂同此簡易也。牛過堂下。孺子入井。其惻隱與仁者之惻隱。豈有兩惻隱哉。或謂此之惻隱。遂可爲日月之至乎。曰。日月之至。是子張子夏一流從用功得來。日至月至。只是不純。此之惻隱。是偶觸而露。見人性之皆善。非關學力。古人於同處不同處。各要理會明白。方不爲無端之言所惑。

聖人之道。感應而已矣。故曰無可無不可。夫不可。豈有定形哉。有感而應。因天因地因人。豈容一毫已意於其間。總之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從古諸大聖人。不獨禹之行水。爲行所無事。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伊尹之放太甲。箕子之陳洪範。周公之東征。時至事起。總謂之行所無事。千載下駭爲非常者。輿動容周旋中禮。不作岐觀也。不能行所無事。非怕事則喜事。怕事者。勢必廢事。喜事者。勢必生事。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生事之非無事。人易知也。廢事之託言無事。人未易知也。真能行所無事者。處則爲眞儒。出則爲名世。是之謂天德。是之爲王道。非孔孟之流。卻不能識認。

七月。先生有疾。

十三之夜。先生偶感火症。溺不通。不粒食者十餘日。自是步履遂艱。客至不揖。每日晨起。始罷入祠拜揖。遇兩親諱日。暨分至諸祭。猶令子孫扶掖跪拜。當病劇時。宣城施愚山閩草迂道來訪。先生猶對榻間談說。

沈繹堂荃來訪。先生於榻上見之。繹堂自請下榻。言及充實之美。光輝之大。繹堂躍然以充名其齋。先生爲詔略曰。實矣。然後可充。無實何充。能充則實者益實矣。孔聖一生。其所云時習發憤忘食。忘憂而忘老者。皆充之之功也。而光輝發越。卽在其充之之中。人不可見。己亦莫知。千百載後。無一人一事不在孔聖人光輝發越之中。凡所爲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老之安。少之懷。友之信。皆孔聖之輝光也。不獨孔子。四配十哲兩廡。充有偏全。故光有大小。要皆從實中來。充實可爲也。而光輝不可爲也。可爲者。下學也。不可爲者。上達也。孔子何有於我。是吾憂也。終身一下學而已矣。終身一充實而已矣。

蔚州魏環極在里。聞先生病劇。以先生身繫斯文。禱於孔庭。

十一月壬子。八十九歲。

在夏峯

崔玉培將赴都。過視先生曰。學問之事。最怕偏見。尤忌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拗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善乎明道之言曰。新法之成。大家激成。吾輩亦當分過。此段心腸。此段言語。稍有偏見勝心。便不肯說。此便是大賢處。鹿江村嘗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聚訟至今。要皆不識無字理。多爲字句所障。聖人學易。全是用易。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豈可於字句間求之。禹稷顏回同道。而出處異。微箕比干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比量於字句之間。終無自得其趣。究竟成一義襲而取耳。

答容城李鄴蕃孫鼎甫諸子云。先正云。丈夫方寸屬我。天下事無不可爲。吾輩今日。第求方寸屬我。且吾邑先哲在望。後起豈可讓之他人。此中所關匪細。歲月如馳。幸努力擔荷。老夫雖衰。尙可佐一臂。昨與蓮陸言。此事靠師友不得。離師友亦不得也。病起逃往。諸兒暨諸孫曾。辛亥秋初夕。病劇臥繩床。自忖無生理。冬霽漸洞陽。新春頗健飯。朋來自遠方。體中雖困頓。好友話偏長。因之憶往昔。歷歷不能忘。七歲入小學。十四遊宮牆。十七舉孝廉。二親喜非常。勉之以成立。勿以淺近嘗。國家重制科。作官須賢良。不謂連見背。形枯而神傷。自覺生氣絕。恥事名利場。弟兄無外慕。妻奴暨糟糠。提攜賴賢友。學問別有商。好書共我讀。好酒澆我腸。我事彼代主。彼事我得詳。異體而同心。管鮑可雁行。論交四十載。險難皆平康。已入姚江室。行登涖泗堂。家居以殉義。令我心傍徨。回首乙丙時。瑤焰正猖狂。丙子在圍城。四面何悲涼。戊寅避雙峯。搜山勢更張。甲申凌雲柵。闖逆擄歸裝。甲辰表忠書。奇禍隱難量。皆得免於難。俱非意所望。我生多處旅。井州是故鄉。但得有知己。何處不徜徉。况有六男兒。孫曾遶膝旁。今得考終命。何啻是羲皇。

五月密令李松友以病告休。來夏峯問學。先生手書四則貽之。○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功最簡要。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最煩瑣。心勞日拙。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放心工夫在慎獨。慎獨是集義。不慎獨是棄義。○慎獨是一統的。功夫千聖萬賢。總只是這一件事。無內外。無精粗。無大小。一以貫之。○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夫子自謂好古敏求。蓋終身一下學也。而上達即在其中。即欲分之而不得也。

八月仲孫淦舉河南鄉試。先生謂之曰。些小得意。與些小失意。而遂改其常度者。固是器識之小。正緣不知學之故。不學牆面。人生不幸。莫大於是。爾今日立身之始。須有一段抵擋流俗之志。

楊慕廬來問學。以詩三十韻爲贊。出其與友人辯學書。不傍人藩籬。先生以尊聞行知廣之。

十一月。魏一鰲四至夏峯。與博雅編輯北學編。○一日田酒畝與一鰲侍側。辨生死之說。一鰲謂從來大聖大賢。忠孝節義之人。所謂沒後將的去者。定有一真不散。不然何有沒而爲神。有感即應也。迺畝謂天地人物一氣也。氣盡則散。安有不散者。棲於冥冥之中。二說請問。先生曰。一真原自不散。試看堯舜湯文周孔顏曾。精神俱在眼前。無一事一時而非堯舜周孔之道。即匹夫節俠一事。到足色處。其精神便自不散。若當生時已淹淹無氣。何有於沒後乎。仁人孝子。祭鬼神則鬼神在。祭祖宗則祖宗在。只以本諸身者。

對天地

質鬼神。

保定府尹幡然陳坦介魏一鰲來贊。新鄉張欲

禽獲嘉王攀桂郭采趙溶原武胡公緒從學。

十二年癸丑九十歲。

在夏峯。

先生云：人生如逆旅，寧幾何時。不蚤自豎立，思所以不生而存，不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得啓手啓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而去。此之生也，真同生而亦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

又曰：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顏子好學，有進無止，使稍爲悠忽，三十二歲瞬息過矣。願我同人互相策勵，隔遠不及晤者，遙相誥教，卽如對老夫面語也。

正月先生命魏一鰲輯北學編成。

先生序略云：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甚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于古哉。此編中

所載諸先生，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致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程朱、克恭、儕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施爲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非薄。魏子蚤歲掛冠，亟亟以表章前誥，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

二月成都費此度來學。

此度名密，寓揚州。自其父某得先生歲寒集，讀而悅之，遂令受學。先生掃雪亭以留之，因艱於聽。此度嘗以手代口，有答書云：老夫年忽九十，耳目氣血衰耗，無以益吾子遠來就正之意。念衰朽少承家學，

自先祖沐陽公與陽明高弟鄒東廓之子譚美者，同舉京兆，得聞其家學，故平生口無僞言，身無妄動，以躬行教子若孫。老夫奉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此淵源之所自，而尤得良友鹿伯順夾助之力居多。伯順深得陽明之學者也。老夫近見得學問一事，原不在尋行數墨，較量字句之間。建安青田姚江，皆效法孔孟，雖若不同，俱非立異。我輩只要眼闊心虛，實求自信，不必拾人頰吻，說隨人轉移耳。

登封耿逸菴介來學。

逸菴由翰林出爲大名道，有惠政。是年介湯斌受學。先生曰：君曾秉憲大名，余父母邦也。曷可以公祖而在弟子列。逸菴執禮愈堅，每辰起，隨門人侍坐請益，不稍輟。先生手書答之云：數日來或口語相印，或手

疏相質具見近裏着己知行並進之功。君猶兢兢於氣質之未能變化。途徑之或有差失。此足見好學之切矣。嘗聞鹿伯順言。說心在事。上見說己在人。上見離事物而虛談性命。性命何着。外性命而泛言事物。事物何歸。賢所云敬恕本體功夫。一齊俱到。變化氣質。須戒慎操存。久則不放。方能見活潑潑地。而質質自能變化矣。事無棘手。從學無歇手來。

山陰姜定菴遺其子。來問學。定菴爲

劉念臺門人。寄其師遺書暨易說至。

臨漳王荷興孫爾械介耿極來從學。先生云。聖人垂訓立教。直欲天下萬世皆入於聖賢之域。其四教曰。文行忠信。其雅言曰。詩書執禮。只是在用上說。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儒者。多求諸訓詁。濂溪明道說性命入微妙矣。紫陽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知得孟子之言。便知孔子之言。精妙。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之語。着實。鍾國士前在羣懷。同其師郭九如從遊。至是復來問學。先生留課諸孫。手示有云。聖人之言。極坦易。極精微。是在讀者之領會。如顏路請子之車子。路使門人爲臣。高景逸以爲窮理盡性之志。獨異於佛氏言性處。念臺謂夫子當日。原自說得分明。賣軍買櫛。無臣有臣。正是一副見成道理。雖愚不肖。可與知者。此之謂天然自有之理。此之謂天然自有之性。門人輩只爲私意所動。故憤憤。兩先生皆大儒。而所見如此。不善會之。又成朱陸矣。要知劉之見。從高出。有前說不可無後說。正不妨并存耳。

六月十三曾孫用樞生

溥長子

先生爲懷友詩。

有序。余生平借良友提攜之益。晚年寔廢。尤感及門之助我。秋夜不寐。因爲懷友詩一章。以詭老懷。狂者懷志。氣之未申。存者感河山之修阻。日月易邁。諸友其知余心否耶。○孔聖有四友。又復借六侍。願我耄而病。同人

望更亟。匡我之不逮。諸賢時寤寐。端亮曰。孔伯當仁不肯避。明達蓮陸子。到手無棘事。新安勇向學。識力何超異。涪州訟從愆。晚節挾其祕。寬夫善補過。力爲明學地。垂老輕去鄉。薦馨共旅食。渥城有五修。答問借筆記。習仲能知幾。介祺稱高寄。子新饒俠腸。錢升階。薛儀甫。具識器構斯安。賤貧守身明大義。渾穆稱保汝。不以窮失意。退步震之賢。虛衷亦變智。駿臣有氣魄。熙侯無俗累。子石稱孺慕。含真殿指視。天章多慧根。子亮本美質。振公孝友人。景子嘉其志。儕爾與裕。卿問學漸有次。堯盟荆園語。鄂州辯學字。廉幹推逸菴。此度博綜備。進德而修業。勢力各自治。我年已九十。燭光安足熾。願言日有長。助我勿失墜。

彰德許典三名三禮。赴海寧任。過夏峯問學。先生曰。夫子固言之矣。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事字友字中。是夫子所以陶鑄士大夫。以成其賢與仁。徒事之友之。豈夫子皆子貢之意。大人格君心之非。孝子喻親於道。方成其爲忠孝。成己成人。正己物正。此方是孔孟本領。○又答書略云。來字本末內外。一齊俱到。所謂把柄在我。觸處皆靈。衰老之人。不禁踴躍稱快。僕嘗思濂溪三個希字。是直要到天上。天是何境地。人如何可到。濂溪此語。是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看出。自志學到知天命耳。順從心行住坐臥。刻刻皆與天游。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他人皆信不及。子思獨從安排不得處。下個天命字。從不假造作處。下個率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下個中字。獨字正是希天嫡傳。曾子乃於明德。卽是希天須在物上討個的當。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卽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學者不以心爲物役。卽時時與物酬酢。無一事不是分內。須將戒懼之心。時時提起。孝子之事親與仁人之事天。原非岐觀。正札中本體功夫。渾然俱到。持此以往。居家以此。居官亦以此。第求自信。隨時自有證悟也。

十一月。先生命湯斌輯洛學編成。

先生序略云。洛爲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黃河蜿蜒。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祕。而渾龐淳樸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的。學者於人倫日用。

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闕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絕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識大識小。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峯。每懷思往。哲悵。

徵言之未泯。念絕學之當傳。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病請。孜孜斯道爲己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卽得。表前傳以興起後學。如射者之禮的。必期於度。如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叩之使覺。干載上下。南北海。心同理同。又何有於洛以暨濂與關閩耶。蓋學以希賢。希聖爲歸。而其最初發願。一直便到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曲。識力之偏全。自不能強之同。迄其所歸。川流者以此。教化者亦以此。自不得有異也。

十三年甲寅九十一歲

在夏峯

元日詩有序。偶誦康節焚香告天詩。因爲句貽湯孔伯。以孔伯祝余文。援康節相擬也。○我於古人審所從。生平最愛堯夫叟。先生生當全盛時。羣賢功業乎何有。不事王侯鑄羣賢。搏腕乾坤道在手。興來爲吟白在詩。客至且飲歡喜酒。林間高閣

望中希。花下小車不來久。焚香每誦告天詩。先生心事昭泰斗。外王內聖此一身。安老
雖少而信友。湯子擬我愧非倫。先生敢敬不敢僞。懷古詩成欲寄君。曉起東風儼在柳。

人日集周春雨尹芝仙于兼山堂。時間警。或問軍興。無人不騷動。學問應如何。先生曰。古人無事常若有事。有事卻如無事。禹之行水。疏濬決壅。皆是應如何而如何。所以謂之行其所無事。果能行所無事。天關地陷。皆定數也。不能行所無事。鵠噪鴉鳴。皆異事也。

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水到渠成。易云天下何思何慮。此是學問第一義。

先生語諸門人曰。一生苦樂。惟人自取。止爭看的破。看不破。少之時。謀望于進取。得失分而憂樂形焉。得者幾人。其壯也。馳逐于功利。貴賤別而榮辱招焉。貴者幾人。其老也。屬意于子孫。實不肯異。而成敗係焉。賢者幾人。看得破。皆天定之數。豈容一毫介意于其間。此等處。既無介意。則無時無處而不可領。天地四時之趣。視世人之毀譽欣戚。浮沉聚散。爭如我山房白雲之卷舒。無定形。來去無定方也。古之達人。高士。誰非吾師。誰非吾友。其無愧怍于心者。日然。碎益於面背。故學者須尋孔顏之樂。無此樂。終難語自得。

四月序容城縣志

先是崇禎癸未，邑令胡葵衷以志藁付先生，至是先生作序付趙士麟授之梓。

安邑馬允錫，與其育德書院同學周世澤、吳君紹、薛良瑾、楊震初、邱纘汾、楊念祖、張宏憲、王吳之、王奎斗、南初謙、喬宏德、景之瑄、劉日益、陳所蘊、謝鼎南、二謙、郭繩汾、劉枋齡、張宿焜、劉喬齡、王一中、馬憲、楊天爵、遙拜稱弟子。

十四年乙卯九十二歲

正月先生輯蘇門紀事

先生曾考蘇門遺事數十則，尚未成帙，至是復錄此編，合而成紀事二卷。

耿逸菴錄其與御衆問答書來質，御衆云：要希聖只是收斂，非謹慎之謂。去其所本無，全其所本有而已。逸菴云：吾聞之師曰：學問之着落，在日用倫常，能于此中見得，觸處皆天命流行，便是透得大原本所在。我輩果有戒懼工夫，久則氣質自然變化，竊意日用間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時時小心翼翼，而後觸處皆天命流行也。先生曰：寬夫所云收斂非謹慎，謂須求此心恬適，使生機盎然，勿墮枯槁一路。逸菴所云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本體工夫，一了百當，正與寬夫互相發明。所謂分之而無可分也。此事各就所歷處，自修自證，到一層便覺一層非止境。

大名熊洛敘子夢飛，同廣平宋拱微、安陽步翔從學。李梅村遺其子李對受學，新安劉釋祖舊以姻譜事先生，至是正師弟之禮。

漆繼俾世昌同御衆來問學，先生曰：學問原是全體大用，一了百當之道。學者只從事于此一事，更無不盡，所謂一事者，復性而已。如樂正子何如人？孟子便從可欲之善，直推到美大聖神地位，此可欲之善，便是人之性善。從來惟堯舜孔子方能滿此善之量，故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只此一點性善，終身學之不盡，豈非全體大用，一了百當者乎。

明說問先生宗旨，答書云：耿耿寸心，惟此共學一事，是非毀譽，勤之已明，疾病死生，守之頗固，返顧生平，雖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衡準經緯，原是千聖真血脉，非語言文字承當，故說個心而在事上見，說個己即在人上見，說高遠在卑邇上見，說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厲，不敢將就冒認者，只是慎獨而已。數十年來奉教於師友者，以此印證於同學者，亦以此一息尚存，益當共勵也。語諸子曰：吾十有五章，是夫子自述年譜也。孟子願學孔子，所稱可欲之善，即孔子志學之矩，有諸已則立矣，充實之美，則不惑矣，充實而有光輝，則天命流行，有威有儀矣，大而化聖不可知，則耳順從心矣，充實可爲光輝，不可爲我輩爲學，亦只在立與不惑上着手，下學而上達，在其中矣。

談朱學者，以朱學無流弊，談王學者，以王學無流弊，二者皆有偏處。紫陽之後，實病不可不洩，姚江之後，虛病不可不補。救紫陽之流弊，子靜其對症，救姚江之流弊，念菴其對症，夫子四友六侍，皆實有受益處，非虛語也。舜之五臣，武之十亂，皆真師真友，所以成虞周之治，不能親師取友，只是不虛心有執見，我輩當自體認。

入春，先生飲食倍健，戚友門人來者，談論夜分忘倦，至三月內，忽感風寒，微汗漸解，而食不甘味，每飯猶飲酒一盃，氣弱艱於講說，手書日譜云：學問以了達生死爲極詣，然世之所謂了達生死者，輕生輕死，非真能達生死也。真能達生死者，則生不徒生，而生足取重于世，死不徒死，而死足取重于世。顏子一聞四勿之旨，則請事斯語，由雖在四友六侍之列，然未知生焉知死，如由也而能承當，夫子必不曰不得其死然，能了達生死者，必不敢忘吾父母所遺之體，目能視，視還明，耳能聽，聽還聰，口能言，言還從，四體能動，動還禮，是之謂天下之大孝，惟天下之仁人，居能爲天下之孝子，言能自重其生，與死，故能大其父母之所遺也。若以輕生死爲達生死，則荆蟲一流人，皆稱聞道者矣。

四月二十一日己酉未時先生卒。

自朔日先生卽

病劇不能粒食。

二日郝雪海塞外書至。猶手跋云。老夫日益衰。天地生生之氣。不以遠阻。不以老間。千古聖學。皆本諸天。我輩果信得及。無非光天化日。便言許多葛藤矣。

七日曲周王體健介申滄光字來從學。先生以其年逾六十。力學有年。不宜在弟子列。且危病不可以受徒。體健堅請。先生猶整衣冠相對。侍疾數日。始別去。先生口授曰。學問之事。在躬不在口。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此外更無他說。我輩試自認天是何體。則一切可相忘于

無言矣。

十日爲曲周路文貞公振飛書殉難遺事。先生不食。神氣雖日尙辰起。猶櫛沐。令子孫扶掖稍坐。但不能多言。而色甚愉。

十四日。

病益篤。

十五日。諸門人侍左右。先生各有勉勵之言。子孫各有勉勵。復舉筆書云。吾將去矣。此後勉之。全在爾等。肩師傳。率父顯祖。古今大題目。須自己做一番。

十九日。先生云。子靜病時。令衆人俱退。靜以休息。是學問實際。

二十一日巳刻。喉中微有痰。命扶坐着衣冠。執立雅手書江村二字。適韓鼎業自鈞陽來省。伏榻前。悲咽不勝。先生猶執手熟視。連呼子新。移時遂長逝矣。門人與舍殮者五十餘人。子孫曾元服斬衰齊哀者三十餘人。官師紳士下至負販耕傭跛躄殘疾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匍匐奔弔。哀聲震地。或遠不能卽至者。爲位聚哭。歿後有永年陳章。猶以書正師弟之誼。安平靳閣然千里來謁。自述以官羈滯。不得受學。對像以所學相質。泣下沾襟。李煉菴亦以數年奉教。未得一面。拜像長號。其僕役皆爲感動。

十月十六日葬先生於夏峯東原。

先生繼配楊孺人。原寄厝夏峯。已二十五年矣。先生素不泥墳與家言。愛東原平敞。附近夏峯居第。遂卜兆于此。遷楊孺人附葬焉。元配槐孺人。原葬容城祖塋。先生遺命留北地。

諸子爲槐孺人置木主。具衣衾得耐葬。門人湯斌爲文誌其墓。容城亦奉先生衣冠暨楊孺人木主與槐孺人合葬焉。

是月輝邑合衛郡紳士請祀先生於百泉書院。

百泉舊有聖廟。卽宋之太極書院也。兩廡列祀周程暨宋元寓儒。先生歿。闔郡紳士合詞上請學使。俾塑像列主。春秋得奉祭祀。